

新加坡唯一的华文文化双月刊

# YUAN

# 源

2026年·第3期·总期: 181 + S\$5.00



## 端午

我眼中的

# 品味端午韵 共绘邻里情 端午嘉年华时隔七年重返社区

- ◆ 年轮雕画 忽然而已——新加坡存在主义艺术家陈得兴
- ◆ 木屋区走出的文坛常青树——陈彦专访
- ◆ 我从狮城来，带回一担文学行李给家乡



交通方便 场地宽敞  
冷气设备 一流音响

喜宴、集会、演出、展览皆适宜

欢迎各界租用  
**宗乡总会礼堂**  
**会议厅**

**特价优待**  
**会员团体**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397, Lorong 2, Toa Payoh, Singapore 319639 • 电话: (65)6354 4078 • Fax: (65)6354 4095  
网址: <http://www.sfcca.sg> • 电邮: [admin@sfcca.sg](mailto:admin@sfcca.sg)



## 编辑语

文·欧雅丽

粽叶飘香，又是一年端午时。作为华族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端午节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内涵。从纪念先贤的家国情怀，到龙舟竞渡所展现的团结精神，再到家家户户包粽、团聚共庆的习俗，端午节不仅是一项节庆活动，更是一份代代相传的文化记忆。

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传承，也在于参与。今年，宗乡总会时隔七年重返社区举办端午嘉年华，通过传统美食、端午主题游戏、文艺表演和绘画比赛等丰富活动，让不同年龄层的民众近距离感受华族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欢笑与互动之中，我们看见传统节日并非停留于历史之中，而是在现代社区生活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

本期杂志同样围绕“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展开。我们采访了不同领域的文化工作者：陈得兴汲取华人传统文化与南洋风情的精髓，成长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艺术家；作家陈彦数十年笔耕不辍，在文学园地辛勤耕耘；笛子演奏家林信有与彭天祥从业余演奏者走向专业乐团舞台，把青春与才华献给华乐事业；张兴强则放弃循规蹈矩的人生之路，投身木偶艺术。他们虽然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却都在为文化的延续贡献力量。

与此同时，文化从来不是封闭与静止的。在多元文化交汇的新加坡，不同传统之间的交流与碰撞，不断孕育新的创作可能。蔡曙鹏博士探讨新加坡舞台上《白蛇传》与《摩诃婆罗多》的跨文化创作实践，让我们看见文化如何在对话中丰富自身，在交流中焕发活力。传承并不意味着停留于过去，创新也不意味着割裂传统；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文化向前发展。

从社区里的端午嘉年华，到艺术工作者的创作实践；从传统文化的薪火相传，到跨文化艺术的探索创新，本期内容虽各有侧重，却共同指向同一个主题——文化因传承而延续，因交流而丰富，因创新而焕发生机。

在快速变化的时代里，文化或许不像高楼大厦那样醒目可见，却如涓涓细流，滋养着一个社会的精神世界。愿读者在翻阅本期杂志时，能够从这些人物与故事中感受到文化的温度，也看见文化生生不息的力量。

2026年·第3期·总期：181

### ■ 出版 ■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397, Lorong 2 Toa Payoh,  
Singapore 319639  
Tel : (65)6354 4078  
Fax : (65)6354 4095  
网址 : <http://www.sfcca.sg>  
电邮 : [yuanmag@sfcca.sg](mailto:yuanmag@sfcca.sg)

### ■ 编辑顾问 ■

吴绍均

### ■ 编辑委员会 ■

主任：严孟达

委员：尹崇明 黄保华 锺天祥  
陈嘉琳 叶舒瑜

### ■ 总编辑 ■

欧雅丽

### ■ 编辑 ■

陈洁莹

### ■ 英文校对 ■

何秀菱

### ■ 总代理兼发行 ■

Chromatic Media Pte Ltd  
47 Kallang Pudding Road  
#08-15, Crescent @ Kallang  
Singapore 349318  
Tel : (65)6296 7228  
Fax : (65)6296 7585  
Email : [chromatic@singnet.com.sg](mailto:chromatic@singnet.com.sg)

### ■ 设计、分色、承印 ■

Chromatic Media Pte Ltd  
47 Kallang Pudding Road  
#08-15, Crescent @ Kallang  
Singapore 349318  
Tel : (65)6296 7228  
Fax : (65)6296 7585  
Email : [chromatic@singnet.com.sg](mailto:chromatic@singnet.com.sg)

支持机构：

National  
Integration  
Council

CULTURAL  
MATCHING  
FUND

新加坡宗乡会馆基金会  
SINGAPORE CLAN FOUNDATION

### ■ 出版准证 ■

ISSN 2382-5898  
MDDI (P) 063/11/2025

### ■ 出版 ■

2026年6月

# 目录

- p 4 炊烟岁月 永远的伊甸园 尤今  
—— 家有大厨
- p 7 艺术长廊 年轮雕画 忽然而已 赵宏  
—— 新加坡存在主义艺术家陈得兴
- 12 文坛掠影 木屋区走出的文坛常青树 齐亚蓉  
—— 陈彦专访
- 16 戏如人生 一步一线 成形于手 章秋燕  
—— 张兴强与他的木偶世界
- 20 余音缭绕 一管清音半生情 郭永秀  
—— 记林信有与彭天祥的笛声岁月
- p 24 吾乡吾族 与海峡三子比肩的殷雪村医生 陈煜





p.7 艺术长廊



p.12 文坛掠影



p.38 大江南北

- p 28** 狮城艺事 跨文化舞台上的《白蛇传》与《摩诃婆罗多》 蔡曙鹏
- p 33** 总会专递 品味端午韵 共绘邻里情 陈洁莹  
—— 端午嘉年华时隔七年重返社区
- p 36** 坡上人家 端午时节话娘惹粽 Krisada Virabhak
- p 38** 大江南北 我从狮城来，带回一担文学行李给家乡 蓉子
- p 42** 社团聚焦 双港互补 共拓新机 许迎辉  
—— “海南自贸港与新加坡企业发展机遇论坛”侧记
- p 45** 人物景点 百胜楼一隅：“品宣阁”背后的故事 茹穗穗
- p 48** 传统行业 狮城别具特色的书画装裱业 陈伟玉
- p 52** 学海拾珠 螺钿留芳：碧山亭贺仪镜框中的百业记忆 庾潍诚
- p 55** 文化百科 新华文学中的旧体诗 林立
- p 58** 本土文学 怀念春天 齐亚蓉
- p 60** 旧貌新颜 马里士他：带着年代气息的“阿公的路” 李国樑

# 永远的伊甸园 家有大厨



文·尤今

**父**亲很胖，可是，身手敏捷。  
在厨房里，他抡起沉甸甸的大镬毫不费力；拿起菜刀剁肉，手势快如轮转；斩鸡斩鸭，更如庖丁解牛。只要镬铲在手，锅里的食材便是他的千军万马，任凭调遣。当他来回穿梭地忙得大汗淋漓时，脸上始终镶嵌着一抹恬然的笑意。

在袅袅炊烟中，他为家人端出一道道拿手好菜：栗子焖鸡、梅菜扣肉、干煎大虾、葱姜蒸石斑鱼、八宝斋、芥兰炒牛肉，等等等等。

看到我们开怀大吃的模样，父亲那张肥硕的脸，宛如一朵淌着蜜的油菜花，柔软而闪亮。有一回，父亲听到我和朋友聊天时，用“油菜花”来形容他，笑着批评我“用词不当”，但是，他那种满足到了极致的神情，分明就像一朵经历风吹雨打后依然绚烂盛放的油菜花呀！是的，父亲，就像油菜花；父亲，就是油菜花。油菜花以它的菜籽油与花蜜，长长久久地滋润着我们。

父亲从事建筑业，平日工作繁忙，分身乏术；然而，一到了星期天，厨房便成了他松弛精神的“大乐园”了。

对于饮食，父亲一向秉承着“能伸能屈”的大原则。



即使环境艰难、粮食匮乏，他也总能从生活的苦涩中咂摸出几分甘甜。

在日本占领马来亚的时期，他参加136部队从事抗日工作。曾有长达两年多的时间，他和抗日成员匿居于美罗山，秘密策划抗日行动。在他的战地日记里，有一个章节提及当时的饮食情况，描写得极为生动：

“粮食来源十分困难，唯有就地觅取杂粮补充。每天轮流跋涉几个小时，到山上山番（指山上的原住民）的田地去挖木薯，还得到处寻找蔬菜。林中有种些莴苣，味臭且带苦涩，初次尝试，几乎是掩着鼻子吞咽的，尽管后来吃惯了，那股浓浓的怪味依然令人反胃。另外还有一种取之不尽的食物就是竹笋，林中野竹丛生，不但出土高仅数尺的竹笋可吃，就是二三十尺高的竹尖，如果仍未开枝长叶，尚能食用。然而，用刀子去砍伐竹子，既耗时又费力；我们发现，只要猛力摇动竹身，竹尖便会折断，断了竹尖，如箭般急射而下，深深地插入土内，我们便能取而食之了。不过呢，万一闪避不及，竹尖射入身体，那就休想活命了。初时，我们真的提心吊胆，摇晃着竹子时，一听到竹裂声起，便飞快逃避。后来，习惯了，倒有办法轻易地避开那种威胁。我们把由上而下猛猛地插进土里的竹尖拔出，剥去层层包裹着的硬壳，把白白嫩嫩的竹笋切成薄片，放进水里，水滚之后，煮上数十分钟，使苦味尽去，再用虾膏煎炒，味道还不错。还有一种柠檬树，高四五丈，树身长满刺，皮甚硬，一刀劈下，铿然作响，刀子反弹，把手震得发麻。树倒下之后，还得费上好些力气，削除坚实的枝叶。花上老半天功夫，才取得不过数斤重的嫩树心，洗干净后，拌和咖喱粉来煮，十分可口。偶尔在潮湿的草地上发现鸡肉菌，我们便大喜过望。鸡肉菌是一种极为美味的野菌，名副其实，滋味如鸡；不过，这种野菌十分罕见。我在山林活动两年，前后只尝过两次而已……”

至于荤食，父亲也是“就地取材”的。他如此写道：

“山林里有竹鼠，大者重达斤许，尾长尺余，山番最爱吃；他们把整只竹鼠连皮带毛在火

上烤熟，再轻轻把毛刮掉，剖开鼠肚，用手指夹出细细的肠子便往嘴里送，看得我直打哆嗦。竹鼠的肉，我尝过，略带腥臊，不过，肉质还挺嫩滑的。其他如田鸡和草蛇，都是我们下手的对象。凡是能吃的东西，落到我们手里，都休想活命。我们足迹所及之地，不管是蛇鼠鸟兽，全都“灭绝”了，虫声鸟鸣也隐没了。”

（引自《父亲与我》第37节“山林中的衣食住行”，八方文化创作室出版。）

有过这样艰苦的生活经历，父亲早已养成“海纳百川”的饮食习惯：凡是在空中飞、地上走、水里游的，无一不可入口；在他的意念里，甜、酸、苦、辣、辛，乃至臭与淡，各种滋味都有可耐咀嚼之处，而他对于人间百味，也始终兼容并蓄。

他最值得称道的，是善于利用廉价的食材，让我们也能享受到餐食的美味。

战后复员，父亲创业屡屡碰壁，生活拮据。烹饪时，猪油、豆豉、冬菜、腐乳、豆酱、菜脯等等，都是他百用不厌的调味品；而猪油拌饭、豆豉炒菜心、冬菜蒸土豆、腐乳焖茄子、豆酱煮南瓜、菜脯煎蛋等等，也成了我和兄弟们童年百吃不厌的简单菜肴。

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道煎豆腐——父亲把切片的豆腐沾上蛋沫，拍上一层薄薄的面粉，在猪油中煎得金光灿烂，看起来活脱脱像一块块小巧玲珑的金砖，我因此为它取名“豆腐黄金”。冰清玉洁的豆腐，与醇香的猪油和清新的蛋沫相结合，口感丰润轻软，散发着一种匪夷所思的香味，每一口都是极致的享受。

父亲的卤豆腐，也是一绝。将豆腐切成小块，用生抽、老抽、冰糖、桂皮、八角，加上清水，慢火煮上半个小时；关火后，再让豆腐在卤汁里浸泡四五个小时才食用。软嫩的豆腐饱饱地吸收了层层递进的卤汁，那千回百转的滋味，更胜于肉食呵！

有几句话，是父亲常常挂在嘴边的：

“肉干与豆干，各有千秋；咸鱼与鲍鱼，各有滋味。”

当吃不起鲍鱼时，父亲便让我们吃咸鱼。朴

实而又粗犷的咸鱼，夹带着一种“晒过阳光、吹过海风”的气息，凝集着岁月沉淀的厚重痕迹。姜丝蒸咸鱼便是父亲常做的，每每吃罢，口中仍回旋着那酥香咸鲜的余韵，历久不散。偶尔来一盘咸鱼蒸肉饼，更让我们吃得眉飞色舞，回味无穷。

记得我曾经读过一则引人发噱的民间故事：有一个极其吝啬的财主，买了一条咸鱼挂在房梁上，规定孩子们吃饭时每人只能抬头看一眼。有一天，儿子吃饭时盯着咸鱼连看两眼，财主立刻破口大骂：“你要咸死啊！”

我呢，把咸鱼夹在碗里，吃在嘴里，既不必“望梅止渴”，也无需“画饼充饥”，能够真真切切地以味蕾替代视觉，让胃囊获得实实在在的满足，真是无比惬意呀！

父亲坚信，穷有穷吃，富有富吃；任何时候，都不能亏待自己的胃囊。他让我们明白，贫穷也可以吃得很“奢侈”，而咸鱼散发的那种浓郁香气，正是“幸福”的代名词。

当生活渐入佳境时，父亲对美食那深入骨髓的爱，愈发显露无遗。

星期天，他总爱和母亲一起挽着菜篮到菜市场，亲自挑选新鲜食材。

菜市场，可以说是一座城市最鲜活的“经济晴雨表”，或丰饶，或贫瘠，一览无余。在历史悠久的中峇鲁菜市场里，肉类的油腻之气、海鲜的腥膻之气、瓜果蔬菜的清香之气，生龙活虎地翻滚、激荡、纠缠、交织。人间烟火呵，竟是如此真切地触动人心。

父亲每回走进熙熙攘攘的菜市场，便仿佛进入一个热热闹闹的“大家庭”，触目所及，尽是和煦而温馨的笑脸。父亲喜欢与人打交道，他和某几个肉贩、渔贩和菜贩建立了很好的交情，寒暄时总笑声不绝。

往往肉贩一见到他，便热情招呼：“大叔，今天有上好的嫩软小排，来一公斤吧？”他还会刻意为他保留几副猪腰与新鲜猪肝——在那个大家尚未把胆固醇视为洪水猛兽的年代，这些部位十分抢手，旁人稍晚便买不到，而父亲即便来迟，总有预留。父亲的姜炒猪肝和酒烹猪腰，迄

今回想，依然满嘴生津啊！

渔贩常常把最新鲜的石斑鱼、金目鲈、红鲷、鲳鱼等留给他。父亲从不辜负这份心意，鲜鱼到了他手上，总能蒸得不生不老、恰到好处；入口之时，仿佛仍能品出海浪翻涌的气息。他常幽默地说：“鱼儿历尽千辛万苦上岸来犒劳我们，我们怎能随意糟蹋它们？”

至于瓜果蔬菜，是季节馈赠予人间的厚礼，父亲每周总是嫣红姹紫满怀抱，而菜贩也常顺手抓一把青葱、几根辣椒送给他。传统菜市场的人情味啊，就像蔬菜叶上的露水，还带着土地的温度。

回到家中，父亲便在厨房里大忙特忙了。蒸、炸、煮、炒，各种丰腴的气息在厨房里氤氲弥漫；层层叠叠的香气争先恐后地从厨房窜出，恣意向四周扩散。这时，在客厅做功课的我们，全都变得心猿意马。

我深切地感到，香气是有声音的，它轻柔温婉，宛若一阙浪漫抒情的小夜曲；香气也是有颜色的，它金光灿烂，仿佛漫天铺展的斑斓彩霞——这样的乐声，使人心神安定；这样的色彩，令人对生活充满憧憬。

每个星期天的傍晚，一家人围坐桌边，品尝父亲以精湛厨艺烹制的丰美菜肴，这些画面，成了我记忆里闪闪烁烁的萤火虫，光亮经久不灭。

有时，朋友在星期天邀父亲出门，他总是摇头拒绝：

“不行呀，一家大小都等着我给他们下厨呢！”

朋友不解，惊讶地问：

“下厨？你平时工作那么忙，星期天为什么不好好休息啊？”

父亲好整以暇地应道：

“烹饪，就是我最好的休息方式。”

对于父亲来说，在国泰民安的日子里，能够以取之不尽的丰盛食材，为挚爱的家人烹制变化无穷的佳肴，便是他精神上最大的享受了。

他常常说：“炊烟飘香的地方，没有硝烟。”

厨房，就是父亲永远的伊甸园。

（作者为本地作家、新加坡文化奖得主）

# 年轮雕画 忽然而已

## 新加坡存在主义艺术家陈得兴



文·赵宏  
图·受访者提供

### 才华横溢自天成

陈得兴 (TAN TECK HENG, 1958-) 是在新加坡成长起来的有国际影响力的艺术家。多年来，他潜心学习，作品汲取华人传统文化与南洋风情的精髓，贯穿文化传承与视觉叙事的热情，游历东南亚各地，在日本、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荷兰、澳门等国家和地区举办展览。他的艺术生涯始于版画，也尝试雕塑、粉彩、油画等媒介。他的油画以迅捷大胆的色彩运用而闻名，有时甚至直接使用管装颜料，就像印度尼西亚知名画家阿凡迪 (Affandi) 一样，直接将颜料涂抹在画布之上，活力充沛，情绪饱满。他用

抽象反映肉眼无法触及的更深层次、更复杂的现实，反对直接客观再现的写实主义，重视个体内心世界的焦虑与忧惧，强调在一个无意义的世界中具体个体的存在与自由选择，本质上可以归入源起于欧洲20世纪的哲学与艺术思潮——存在主义。

陈得兴祖籍广东潮汕，出生于印度尼西亚，有7个兄弟和4个姐妹，大约1岁左右辗转落脚新加坡，童年时家住榜鹅尾一带的马来村庄，17岁入军营受训，后转为森林战教官 (Section Leader)。陈得兴从小就喜欢写写画画，常在报纸的空白边角处涂涂抹抹，无师自通。全部玩具都是他自己动手制作，上学的书包也是亲手缝制。好在家里经济条件尚可，父母对孩子不过分干涉，允许他顺着自己的心思发展。他用零花钱买水彩和速写本，见到什么就画什么，练就了超凡的写实功底。有一次他看到一辆脚踏车，十几分钟后回到家，靠默写的功



陈得兴近照



《半边火红半边天》布面油画 130X193cm (1991)

夫就画了下来。对外界事物的敏感与兴趣，以及细致观察的好习惯——是成为出色艺术家的必备条件。

过后，陈得兴入光洋中学，读夜课。表哥郭明忠，现在是面包物语（BreadTalk）的老板，当年曾入沈雁（Sun Yee）设立的新加坡艺术学院学习，而陈得兴也幸运地在1979年成为南洋美专（NAFA）最早设立的实用美术（图像设计）专业的第一批学生，每星期有两个晚上的夜课学习时间。当时，他在军中的长官欣赏他的才华，鼓励他到美专学习，有时候还会驾摩托载他往来于美专与军营之间。南洋美专要求学生至少要有80%的听课出勤率，不然不能留下学习。他每次上课都是从森林的军中训练营地出发，在浑浊的小溪旁简单洗刷一下身上的泥渍，然后就去上学。彼时上课的同学大都是在广告公司和设计公司工作的，基础较好。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提升专业绘画技能，陈得兴第一年的成绩只有B+，心中不免气馁，生出退学的念头，好在最后关头系主任老师一直鼓励他再坚持一年试试，他咬紧牙关，再下决心，后面所有的功课都是在搭巴士时在车上完成，草图则是在训练间隙中在沙地上画画并思考成型的。每次上课前，来不及吃饭，就急匆匆买一个杨协成面包，在车上边吃边赶路。1981年7月，陈得兴完成服役离开军队，恰巧那时也是美专毕业展的时间，别的同学做4件作品，他精力旺盛，一人展出11件，终于扬眉吐气，获颁当年最佳学生。

### 凤凰展翅露清声

1981年底，经严格考试，陈得兴凭借出色才华进入新加坡电视台工作，担任美术设计师，

负责平面设计（舞台设计是另一个部门）、动画设计等工作。早期新加坡电视台的节目开场一般会用动画，采用迪斯尼的24帧/秒拍摄手法。

陈得兴的工作如鱼得水，个人艺术创作也毫不松懈，业余时间创作大量插图、插画，引得不少画廊有意收购。1985年，他获得澳洲美术奖二等奖（当年没有大奖作品胜出）和同年大华银行年度绘画大赛的最佳表扬奖；1986年，再次以作品《白色呐喊》获UOB大华银行年度绘画大赛写实组一等奖。

1987年，陈得兴赴斯里兰卡参加动画制作工作营，历时3个星期，他一人代表新加坡参与完成一部环保题材的动画短片，在当地电视台连续播放一个月，有关方面为此曾极力挽留他在当地工作。不久陈得兴离开电视台，自1987年至1990年在南洋美专教书，在美专分属的两个教学地点来回跑。学生毕业，没有展厅展示毕业作品，他就把课室全部用报纸糊起来，刷上颜色当展厅，做学生毕业展的总负责人，给学生一个交待。

1991年，陈得兴参加日本福冈美术展，油画作品《世界好乱》以抽象色彩表现战争题材，触及日本观众内心，不少人在作品前潸然泪下。70多岁的福冈现代画会会长特别在一家知名餐厅宴请陈得兴并奉送红包，也有画家驱车几百公里，携带自己作品至展厅，铺在地板上向他请教。当年同行参展的还有另一位新加坡画家黄意会，他们晚上常去一间居酒屋喝酒吃饭。巧的是居酒屋老板娘也是一位艺术家，因为被陈得兴的作品深深感动，特别邀请他们到自己家里作客吃饭。

命运的齿轮在1992年再次转动，让陈得兴回归他最初的设计专业。他1993年赴上海，为一家新加坡开发商工作，负责设计4A级上海太阳岛度假村项目，任总规划师。那时正是中国房地产起步的探索时期，他带来了与新加坡及世界发达国家水准同步的新鲜概念，一时引领上海这座曾经的“东方巴黎”、中国最具西方浪漫气质的城市设计导向。1999年，中国云南方面受其盛名所感，专程赴上海邀请陈得兴去香格里拉、玉龙雪山设计并协助设立云南少数民族东巴艺术馆。2001年后，他转赴海南，设立设计工作室，成立园林公司，参与当地野生动物园等旅游项目，业余时间则继续画画。

## 用抽象解释具象，用虚幻表达内心

2014年，陈得兴创作题为《大隐》（Great Seclusion）的布面油画。这是一幅抽象作品，画面的大部分以蓝色基底色彩构成，通过混合部分白色颜料形成表面层次的浅蓝色，营造类似云雾或者飘渺的峰峦起伏的秘境印象，其间点缀两处面积细小的红色，象征隐士或神秘的思维智慧。根据西方现代绘画理论及符号分析学的常识，蓝色代表天空和海洋，是宇宙的本质颜色，象征无限与纯粹，代表精神深度、宇宙能量和绝对自由，是永恒、纯洁、谦卑、忠诚、神圣的代名词。陈得兴在画布上留下痕迹，仿佛是在无限虚空中留下短暂存在的生命印记，提出存在与虚无、瞬间与永恒的思考，以及创造、权力、仪式和生命能量的永恒话题。

法国艺术家伊夫·克莱因（Yves Klein）以对色彩、观念及艺术本质的激进探索而闻名，尤其是在单色画、极简主义、身体艺术和观念艺术领域影响深远，被视为关键先驱。他认为单色能超越具象，抵达纯粹的精神世界，是精致的极致美学符号，是唯一能体现非物质性、无限空间及精神自由的形式表达。他与巴黎的化学家合作，将群青颜料与合成树脂Rhodopas M（聚醋酸乙烯酯）混合，生成一种有天鹅绒般质感的蓝色，附着在画布上时也不会因光线反射而改变色调。这种蓝色极其强烈、鲜艳，饱和度极高，给人以不真实的视觉感受，被誉为理想之蓝、绝对之蓝。克莱因为此特别申请了专利，命名为IKB，即克莱因蓝。

在阿尔弗雷德·巴尔1936年绘制的现代艺术谱系图中，西方现代艺术从梵高、高更、塞尚和修拉开始，一路发展，最后都无一例外地走向几何与非几何类型的抽象艺术。这是一种历史趋势，是哲学思辨与历史发展的必

然。在摄影术发明之前，绘画的基本职责是记录和模仿，画得像真的一样。照相机出现后，绘画的这一功能被直接取代，抽象艺术正是对这次危机的回应。绘画不必再和照相机比更精确，回归只有绘画才能做的事——探索视觉奥秘本身。

抽象艺术有两个方向——抒情的抽象（热抽象）和几何抽象（冷抽象）。热抽象的代表是康定斯基，认为色彩如同乐符，可以谱写视觉的交响曲，画面是流动的、奔放的，充满激情。这深刻影响了后来的抽象表现主义，如美国抽象表现主义大师杰克逊·波洛克。冷抽象的核心理念是理性、秩序与永恒，蒙德里安把世界简化成垂直和水平的线条以及红黄蓝三原色，认为这是宇宙最基本的和谐与平衡，并深刻影响了现代主义设计，以及后来形成的极简主义。

## 艺术是对哲学的阐释，以此检验人生

在1969年的一次访谈中，观念艺术家约瑟夫·科苏斯（Joseph Kosuth）提出，现在艺术家的唯一作用是“研究艺术自身的本质”，“艺术邀请我们进行知性思考，不再是为了创造艺术的目的，而是为了从哲学上理解艺术是什么？”

2019年疫情前，陈得兴回到新加坡，昔日

《大隐》布面油画 193X130cm (2014)



《亚马逊与山海经》布面油画 193X130cm (2016)



老友带给他很多废弃木头，他再次把创作从绘画转向木雕，先后完成100多件作品。新加坡有很好的木材，是亚洲木材的重要中转站之一。大树成长不易，陈得兴用这些旧木头，让大树焕发第二次生命。

2025年，陈得兴创作存在表现主义风格的木刻雕塑《入梦》（Resting），作品由两部分组成，下部支撑结构是裸露木质本身的树杈，上面横卧一个类似海洋生物抹香鲸或者正在休息的巨型鹦鹉之间的动物，模棱两可，不可确切名状，一眼看去也好像遇到法国艺术家达利的超现实主义绘画。

在战后世界哲学体系中，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显然是最有影响力，福柯（Michel Foucault）甚至说过，21世纪是德勒兹的时代。在德勒兹哲学理论中，无器官的身体是一个重要的哲学与精神分析概念，其并非字面意义上的“没有器官的身体”，而是一个反本质主义、反固定结构的哲学隐喻，旨在挑战传统的关于身体、欲望和主体性的理解。无器官的肉体反对被固定组织、被层级化、被功能性定义的身体，是强度、

流动和力量的场域，是欲望自由流动的表面。

德勒兹还谈到块茎理论。他认为像姜一样的块茎是极其有生命力的，没有起点、终点，中心或固定结构，是一个由异质元素动态连接构成的网络。块茎追求生成而非再现，不是对某个固定真理或现实的模仿，而是直接生产新的现实、感受和连接。

对不少人来说，陈得兴的雕刻作品很难看懂，让人不明所以，感到头痛，更遑论背后隐含的深刻思想，但通过德勒兹的理论分析，一切似乎就豁然开朗了。在德勒兹美学中，艺术的本质不是再现，而是“感性”。德勒兹说：“主体是抵达视点、或者毋宁说，滞留于视点的东西”，“任何视点都是关于变异的视点。不是视点随主体而变化，至少最初不是如此”<sup>[1]</sup>。对陈得兴来说，类似《入梦》这样的存在主义作品，所表达的正是他坚持的纯粹性理念——有形的作品来源于无形的观念，无形的观念即是作品本身，艺术应该成为感觉的载体，创意过程比最终作品更重要。

什么是艺术的存在主义？存在主义的核心议题是在一个没有既定意义的荒诞世界里，人如何通过选择和行动，为自己创造价值。萨特、加缪、海德格尔为



《入梦》木雕装置  
135(H)X67(W)X29(L)cm (2025)



《龙马精神》木雕装置  
116(H)X45(W)X32(L)cm (2025)



《母亲与小孩》木雕装置  
80(H)X29(W)X18(L)cm (2023)

存在主义艺术提供了思想底色。世界本身没有意义，人在其中必会感到孤独、焦虑和陌生，既然没有外在的处世准则，人就拥有绝对的自由。在画布或表现形式上，焦虑与疏离以扭曲的形象出现。存在主义艺术的代表人物是弗朗西斯·培根，他笔下的人物常常是扭曲和变形的，被囚禁在几何框架中。阿尔贝托·贾柯梅蒂用细长、骨瘦如柴、孤独行走的人形雕塑，仿佛空间被压缩，表现现代人在都市中的孤独和在荒诞世界中的脆弱存在。在意义缺失的世界里，我该如何？

陈得兴在疫情期间一直埋头雕刻，忽然有那么一个刹那，他想起了庄子的话——“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sup>[2]</sup>。在那个瞬间，所有的起念已有答案。他雕刻了三年，《埃及鹰神》《僧敲月下门》……作品都没有着色。这是一种冷静的理性，是为了留下一份未完成的期待与不可预知的延续性。

陈得兴是自由信仰者，他觉得佛教的文字很美，也始终保持着对潮流的敏感性。他以画笔与刻刀为媒介，在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架设桥梁，构建生命、文化与存在本质的多维叙事，乐在其中。

这也与新加坡行为艺术家李文 (Lee Wen) 的表白存是一致的：

“文化生产存在于社会与个体之间、艺术家与社群之间辩证的关系之中。我们都生活在一个看似内部自洽的社会系统中，但这种自洽性可能难以向外转化。我们对世界的解读帮助我们采取可能的行动，从而创造积极的改变。然而，随着我们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情况也会随之改变。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跨国和全球环境中，不同文化认知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强度不断交汇、融合与碰撞。”<sup>[3]</sup>

#### 注释：

[1] 吉尔·德勒兹，《福柯 褶子》，翻译：于奇智、杨洁，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P175。

[2] 出自《庄子·知北游》。

[3] 佚名，Apt3-Artist's Work, [www.visualarts.qld.gov.au](http://www.visualarts.qld.gov.au)，查阅时间：2025年12月10日。原文系英文，此处为本文作者翻译。

(作者为本刊特约撰稿、水墨画家、西方美术史博士)

## Singaporean Existentialist Artist, Mr Tan Teck Heng

Mr Tan Teck Heng (b. 1958) is an internationally impactful artist who was raised in Singapore. Over the years, he has dedicated himself to his works, inspired by the co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distinctive aesthetics of the Nanyang region, infused with a passion for cultural heritage and visual narrative. He has travelled extensively throughout Southeast Asia and has held exhibitions in nations and regions, including Japan, Taiwan, Singapore, Malaysia, Thailand, the Netherlands, and Macau. His career in art began with printmaking, although he has also tried other media such as sculpture, pastels, and oil painting. His oil paintings are famous for their fast and daring use of colour—occasionally, he even applies paint directly from the tube onto the canvas, similar to the acclaimed Indonesian artist Affandi—resulting in works that are full of life and emotional depth.

By means of abstraction, Tan Teck Heng seeks to convey deeper, more intricate truths that exist beyond what the eye can see. He rejects realism—the direct, unbiased portrayal of reality and instead emphasises the anxieties and concerns of the individual's inner world. He highlights the presence and freedom of choice of the specific individual in a world that appears devoid of meaning; fundamentally, his work aligns with the philosophical and artistic movement that originated in Europe during the 20th-century: Existentialism. In the genealogy of contemporary art outlined by Alfred H. Barr in 1936, Western modern art begins with Van Gogh, Gauguin, Cézanne, and Seurat, progressing through several phases until, without exception, it ultimately merges into types of abstract art—both geometric and non-geometric. This signifies a historical path—an inevitable outcome of both philosophical speculation and evolution of art throughout history. Before the invention of photography, the primary function of painting was to document and imitate reality—to depict subjects with realistic accuracy. The arrival of the camera made this role of painting unnecessary; abstract art emerged specifically as a response to this crisis. Painting was thus freed from the need to compete with the camera for realism and accuracy, enabling it to revert to its distinct purpose: exploring the mysteries of visual perception itself.

For many, Tan Teck Heng's sculptural works can also be challenging to interpret—making viewers confused or even perplexed, much less enabling them to comprehend the deep philosophical concepts embedded within. Nevertheless, when analysed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Gilles Deleuze's theoretical framework, everything suddenly seems to align with remarkable clarity. In Deleuze's aesthetics, the essence of art is found not in representation, but in "sensation". Deleuze observes: "The subject is that what comes to a viewpoint—or rather, what remains within it"; furthermore, "any viewpoint is a viewpoint of variation. It is not the viewpoint that changes according to the subject—at least, not initially." The existentialist works of Tan Teck Heng express his steadfast philosophy of purity: that tangible artworks originate from intangible concepts—concepts which, in themselves, constitute the work; that art should act as a medium for feelings; and that the creative process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final product.

Tan Teck Heng possesses a liberated approach to spirituality; he finds profound beauty in Buddhist texts while also being acutely aware of modern trends. Using the paintbrush and the carving tool as his media, he builds a connection between the metaphysical and the physical realms, crafting a multidimensional narrative about the nature of life, culture, and existence—a pursuit in which he discovers genuine joy.

# 木屋区走出的文坛常青树

## 陈彦专访



文·齐亚蓉  
图·受访者提供

### 沉默的童年

1940年8月28日，一声婴孩的啼哭在牛车水珍珠街上段（俗称豆腐街）55号响起。二楼靠街窗的一间“鸽子笼”里，年过而立的陈泽厚、黄亚金夫妻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孩子。泽厚为新生儿取名志成。

志成的降生并未给这个穷困之家带来多少欢声笑语——父母一向沉默寡言，加之无亲无故，沉默便成为志成童年的底色。

他们栖身的这座三层楼木构店屋，被分割成二三十个逼仄、阴暗的小房间，每一间都住着一户人家。志成家那间“鸽子笼”，小得仅能容下三人并排而卧。家里能值几个钱的，也就一台缝纫机 and 一个小饭桌，二者对接起来，成为志成的床具。小饭桌也是他后来的书桌。

同住55号的，半数是在建筑工地干粗活的“红头巾”女工。她们与志成一家，共同构成这栋木屋里最为寻常的风景。

志成的父亲来自新会，母亲来自番禺。关于父母，除了他们的姓名及祖居地名，志成一无所知。直至今日，他也未曾踏足过父母的祖居地。记忆中，母亲曾有过一次回乡探亲的经历，父亲则一次也没有。对于他们的过往，志成从未过问，二人也从未提起。

志成的父亲是一名报贩，母亲则在街头摆摊售卖书报。他们每日为生活奔波劳碌，独自在家的志成听着从邻居窗口飘来的“丽的呼声”，听着充斥耳畔的各类争吵叫骂声，倒也一天天长起来。



陈彦近照

### 求学时光

1949年1月16日，志成踏入位于安详山的养正学校，成为一名小学生。

虽然从未接受过任何形式的学前教育，但内心平和的他很快便表现出不凡的学习能力。他的各科成绩都不错，华文和数学尤其突出，深得梅丽云老师的喜爱。小一年终考试时，他名列全班第一。后来的几年里，他年年考获前三名。

小学毕业后（1955年），志成进入位于金炎路的中正分校。在那里，他遇到了著名女作家王梅窗老师，并在她的教导下，开始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王老师可说是他的文学启蒙老师。与此同时，他也开始从学校图书馆借阅各

类文学名著。最为令他喜爱的，当属俄国小说家契诃夫的作品。

1958年，志成进入位于月眠路的中正总校读高中。此时的他更是图书馆的常客，他也因此而结识了同样喜爱文学创作的原甸（隔壁班），还跟另一班的民迅成为好友。

高二那年，他开始以陈彦为笔名，投稿《星洲日报》及《南洋商报》文艺副刊。体裁包括小说和杂文，每月总有一两篇作品得以发表。

初中、高中阶段，陈彦的学业成绩依旧名列前茅。但由于家境贫寒，上大学对他而言只是一个遥远的梦。

高中毕业后，他以会考成绩（华文特优）申请华文教职获录取。

## 边教书边写作

1960年，陈彦被分配至珍珠山小学执教。四年后，他进入师资训练学院进修。

1967年，取得教育文凭的他被派往端蒙中学小学部任教。也就在这一年，他在里峇峇利路为家人买了一套屋子（私宅层楼）。

同父母一起搬离豆腐街后，陈彦娶护士黄嘉月为妻。

生活步入正轨的他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在写作上，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陈彦开始担任端蒙中学小学部华文科主任及图书馆主任。这让他有机会结识文教界名士，也认识了不少书店老板，包括胜友书局的李元开。

1972年，陈彦的首部短篇小说集《木屋区的故事》出版。

1976年，他的少儿短篇小说《秀秀和启华的日记》获颁“新加坡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学生读物征文”书本组优胜奖。该文后来收录于1991年出版的少儿文学集《秀秀和启华的日记》里。

1979年，他的首部杂文集《西窗文集》出版。1981年，他的第二部杂文集《冷眼看人生》出版。次年，他的第三及第四部杂文集《自弹自唱集》及《长话短说集》出版。

1983年，陈彦调至位于红山的阿历山大山小学（Alexandra Hill Primary School），至1998年退休。

1983年，他的第五部杂文集《哭湿三条手



陈彦与母亲合影

帕》出版。

1984年，他的第二部小说集《逃学的孩子》出版。

1986年，他的第六部杂文集《天堂和地狱》出版。

1987年，他的第七、八及第九部杂文集《现代人的心态》《报应》及《亡命之徒》出版。

1991年，他的首部微型小说集《小小说》出版。

1993年，他的第十部杂文集《无所不谈集》出版。

1995年，他的第十一部杂文集《自弹自唱》出版。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陈彦淡出文坛，十余年后回归。

2017年，他把近年来创作的七十余篇微型小说整理成书，由文艺协会出版，是为他的第二部微型小说集《保险箱里的秘密》。

2020年，《陈彦诗文集》由文艺协会出版，内容包括诗歌、散文及微型小说。

2024年，《陈彦诗文续集》由端蒙校友会资助出版。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妻子黄嘉月也出版过两部小说集。其一是《女护士周记》（1976年），其二是《女护士手记》（1984年）。

《女护士周记》的序文出自陈彦笔下。

艾越为陈彦曾用笔名之一，谐音“爱月”。此外，陈安、陈尘、陈心、史徒、史译等也是他的曾用名。

## 儿童文学多面手

1980年，陈彦受教育出版社总经理何家良之邀，义务担任该出版社助理编辑，负责儿童杂志《新儿童》《新一代》的审稿及组稿。每一期儿童杂志均有他的作品刊出。

同年，时任教育出版社经理的钟德荣为他出版了一套“世界民间故事丛书”（十一册），内容包括法国、加拿大、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民间故事。

1982年，钟德荣调任星洲日报出版社经理。该出版社在同一年为他出版了一套“儿童故事丛书”（六册），包括《兔子的故事》《狮子的故事》《象的故事》《狗的故事》《猫的故事》《猴子的故事》。

这一时期，他还为小学中、高年级编写了一些课外辅助读物，包括《好心肠的姐妹》《小兄妹智斗巫婆》《金发姑娘的奇遇》《狮子的假牙》《小胖猪》《淘气的小红象》《珍贵的友情》《贪吃的小胖熊》《公鸡的大红冠》《小老鼠报恩》《一个气球》《爱美的小花猫》《小熊脱险》等。

1995年，他曾经的中正同窗——新亚出版社老板杨天助为他出版了一套“老师讲故事”丛书（共十册），包括《风俗故事》《成语故事》《传奇故事》《谜语故事》《智慧故事》《神话故事》《笑话故事》《童话故事》《寓言故事》《传说故事》。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陈彦受胜友书局老板李元开之邀，编写了一系列儿童文学作品，由该书局出版发行。

1989年，他的童诗集《流口水的鱼尾狮》《坐缆车》《新加坡儿童》出版。其中《流口水的鱼尾狮》于1990年获全国书籍理事会颁发的“儿童文学推荐奖”。

这一时期，胜友书局为他出版的其他少儿文学作品包括《少年话题》（1977）、《少年笔谈》（1981）、《老鼠开会》（1982）、《人与山怪》（1982）、《老师的话》（1984）、《小记者游动物园》（1985）、《神奇的旅

程》（1985）、《小记者游名胜》（1991）、《秀秀和启华的日记》（1991）、《水果家族（上、下册）》（2000）等。其中《小记者游名胜》于1992年获全国书籍理事会颁发的“儿童文学表扬奖”。

1988年，胜友书局还为他出版发行了一套“名人故事丛书”，包括《丹麦的丑小鸭》《征服一匹马的孩子》《寂寞的巨人》《万世师表》等。

## 参与文学活动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陈彦进入华校教师总会，担任出版组副主任。1982年，他也当选作家协会理事，担任总务和儿童文学组组长。

这年12月，作协派代表前往马来西亚的诗巫、古晋、亚庇三大城市访问，陈彦担任访问团秘书。回国后，他写了好多篇报道，发表于报刊。

1983年，他在端蒙中学负责主办了一个座谈会，邀请烈浦，夏心（白全成）、莫河、何必问到校“和中学生谈文艺”。反响不俗，好评不断。

这一时期，家居永康花园的知名作家李汝琳常常于黄昏时分召集一群文学爱好者聚首永康餐室，洪生、莫河、曾采、烈浦、林琼、民迅、寒川等都是永康餐室的常客。陈彦早年在师资训练学院受训期间，李汝琳曾教过他中国文学，踏入文坛后的他自然而然也跟永康结下了不解之缘。



此外，他也是“咖啡八友”中的一员。“咖啡八友”按年龄大小排列，依次为林琼、雨青、民迅、何必问、莫河、陈彦、张挥和洪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们常常相约于女皇镇莫河家附近的一家咖啡摊，边浅呷咖啡，边闲谈文坛近况及个人创作心得。就职于《星洲日报》的范北羚（罗子葳）闻风而至，特地在他主编的副刊辟了个名为“风眼”的专栏，让八友轮流执笔，每周一期，至1983年3月两报合并（《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合并为《联合早报》）。

十余年前，老友民迅发起“甘柏雅聚”，陈彦自然在受邀者之列。其他受邀者包括时任《大士文艺》主编烈浦、时任《新加坡文艺报》主编李选楼、时任作家协会副会长艾禹及文坛前辈骆宾路。年轻的一代，诸如青如葱、蔡履惠、喜梅、莞尔、李艺、冰秀等也曾是座上客。他们每隔两三个月雅聚一次，除了谈文论艺，期刊主编也趁机邀稿。三年前民迅过世，“甘柏雅聚”并未因此而中断，只是聚会地点不定，召集人不定。

## 未来出版计划

1998年离开学校之后，陈彦曾到两家华文补习中心代课至70岁（2010年）。他也一直为补习中心编写作业，至80岁方停笔。这些作业在大众书局颇受好评，成为诸多学子学习华文的重要辅助。

如今，这位文坛常青树的生活节奏已然慢了下来。除了偶尔与好友相约打打乒乓球，更多的时候，他都在梳理自己数十年来的文字积累，筹划未来的出版计划。

1986年至1988年间，他曾受邀为马来西亚《新生活报》撰写名为“南北讲”的主题专栏，计116篇。这些文章已整理完毕，期待结集出版。同时，一部暂定名为《杂凑集》的文集也已编成，内容包括挚友美言集、知遇集、怀旧集及旅游杂感四部分。

从豆腐街的“鸽子笼”出发，陈彦用一支笔耕耘出了一片丰饶的文学园地。期待他的出版计划早日实现，让这片园地多一些枝叶，多几分绿意。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冰心文学奖首奖得主）

## 后记

早在两三年前，林锦即为我推荐了陈彦，但因从未跟他有过接触，加之采访名单总在不断加长，他也就被一推再推。

《文坛掠影（上）》新书发布会后，林锦再次向我提起了陈彦，说他值得一写。再次查阅陈彦的资料后，请林锦代为联系。过程异常顺利，我也如约见到了这位以儿童文学作品见长的老作家。

陈彦说他不善言谈，但敞开心扉之后，

我发现除了对于父母过往的一无所知，他讲起自己的职业及写作生涯情绪很是饱满，加之那种颇具感染力的成就感，令我对他另眼相看。

但其实，陈彦之名早在二三十年前即已为我所熟知，因我曾为学生买过他编写的作业，只不过刚刚知晓彼陈彦乃此陈彦。

奇妙的缘分！

感谢林锦！



陈彦部分作品





# 一步一线 成形于手

## 张兴强与他



文·章秋燕  
图·受访者提供

## 的木偶世界

**走**进麦波申工业大厦里的一间旧式办公室，门刚推开，一股安静却丰盈的气息迎面而来。墙边、架上、桌面、角落——高低错落的木偶静静伫立，像在等待灯光亮起。有人物，有动物；有身披戏服的古装角色，也有神情灵动的现代形象。布料的纹理仍带着手工缝制的温度，木质关节在光影下泛着柔和的光泽，仿佛随时会抬手、转身、开口说话。

这里不像一间办公室，更像一座尚未谢幕的舞台。四周陈列着各式木偶与道具，从舞台角色到表演配件，从戏服到布景材料，种类繁多，几乎像一座小型的木偶博物馆。

张兴强，就在这样的空间里工作。

### 理性轨迹中的转向

张兴强出生于1968年，父母祖籍中国海南

岛，在六个兄弟姐妹中排行最小。成长于新加坡快速发展的年代，他的少年时期与艺术并无太多交集。

在西山小学求学时，他不是会在美术课上脱颖而出的孩子。画笔与色彩，并非他的世界。相比之下，他对数学与科学更感兴趣。数字之间的规律、题目背后的逻辑推演，往往比一幅画更能吸引他的注意。

上中学后，这种倾向逐渐变得更加明显。他进入博理工艺中学后，父母为他添置了一台电脑。在那个年代，电脑仍算稀罕物。许多同龄孩子沉迷于电玩游戏，他却把时间花在研究程序与指令上。屏幕上的代码与符号，比游戏画面更令他着迷。他喜欢拆解问题、重组逻辑，让机器按照自己的设计运作。

张兴强中四考试成绩优异，进入了国家初级学院。更高强度的学术训练，让他的理性思维愈发清晰。严谨的理科课程，使他习惯在复杂中寻找秩序，在问题里搭建框架。对他而言，世界是可以被拆解、被推理、被验证的。他的学习轨迹始终偏向理工，讲求结构与系统。如果当时有人预言他将来会走向艺术舞台，大概没有人会当真。

国家初级学院毕业后，张兴强和许多同龄人一样，进入军队履行国民服役。这时他逐渐接触基督信仰，并成为一名基督徒。信仰对他而言，不只是个人的精神寄托，也慢慢成为他思考人生方向的重要力量。在教会里，他结识了姚瑞明。姚瑞明在姐姐影响下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在这样的信仰群体中，他们开始思考，是否可以用更具创意的方式与人交流、传递福音。戏剧、魔术与木偶，逐渐进入他们的视野。

那段时期，张兴强做出了一个让许多人难以理解的决定——放弃原本可以继续升学的大学机会，选择把更多时间投入教会的创意事工。这个决定在家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母亲尤其难以接受。在她看来，那个会考拿下七个A，本可以顺理成章升学深造的儿子，如今却选择放弃大学机会，投身一条看不见前途的道路。她甚至一度觉得，是姚瑞明把自己的儿子“拐走”了。

## 在实践中成形

未全职加入姚瑞明的专业偶戏团队之前，张兴强曾在电脑公司担任程序员，一做就是两

年。理性的电脑世界与充满想象的表演形式，看似截然不同，却在他的生活中并行发展。正式成为偶戏团全职职员后，他的收入微薄，每月只有几百元，只够维持最基本的生活，他却感到内心充实而富足。

“当时我们不断思考，如何用更生动、更有创意的方式与人沟通。在面对孩子时，单纯的讲述往往难以吸引注意。但是，魔术和木偶戏的一小段表演，往往就能让孩子们睁大眼睛、安静下来。”

从1990年至2000年之间，张兴强与团队的伙伴们经常带着木偶走出新加坡，在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俄罗斯、以色列、美国和阿根廷的孤儿院和基督教会议中演出。无论是在教会大厅、社区礼堂，还是临时搭建的舞台上演出，一只只木偶在手中动了起来。它们会点头、会挥手，有时还会说话、唱歌。原本抽象的信息，在这些生动的角色之间变得具体而亲切。

起初，团队曾想过购买一些现成的木偶来表演。然而，在当时的新加坡几乎没有地方售卖这样的道具。没有现成的资源，他们不得不开始尝试自己制作木偶。兴强等人常常跑到图书馆翻阅书籍和资料，一边研究，一边尝试制作。最早做出来的，是可以套在手上的手偶。简单的布料、棉花和针线，在反复尝试中慢慢变成一个个角色。自古成功皆尝试，他们逐渐摸索出属于自己的制作方式。熟能生巧，他们制作的木偶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精细。这些木偶陪伴他们走进不同的社区和学校，给少年儿童观众带来无穷的欢乐。

## 走向独立的创作阶段

多年的演出经历，也让团队逐渐意识到，他们所从事的木偶表演已经不再只是教会活动中的一个小环节，团队本身也逐渐走向专业化。2004年，在姚瑞明的带领下，他们决定把这支团队正式组织起来，成立新加坡木偶剧团（Mascots and Puppets Specialists）。他们采取了一个务实的做法——注册成立一家私人公司，以更灵活的方式运作剧团。从那时起，这个原本在教会活动中慢慢成长起来的木偶团队，开始以更独立的艺术团体的姿态走向社会。随着剧团的发展，他们也开始减少早年频繁的福音演出，把更多精力放在木偶与吉祥物的创作与制作上。

这些年来，他们制作的木偶与吉祥物种类不

断增加。从最初简单的形式，到后来发展出造型更为复杂的大型角色，每一件作品都需要经过反复的设计与调整。一个角色的诞生，往往从构思开始——它的外形、比例、色彩，甚至表情，都需要仔细推敲。

在制作过程中，材料的选择同样重要。不同的布料、填充物与结构方式，会直接影响木偶的重量、灵活度与耐用性。有些木偶需要长时间在舞台上使用，就必须兼顾轻便与稳定；有些则需要呈现特定的动作效果，结构设计便显得尤为关键。

谈到设计木偶与吉祥物时，张兴强显得格外投入起来。

“我比较喜欢用电脑来做设计。用电脑图像去慢慢构思一个角色，把它的比例、形状一点一点调整出来，这个过程很有趣。看到最后成品呈现出来的时候，像建筑师把设计变成真实的建筑物那样的称心快意，有满足感。”

自己的创作并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在不断和同事们的交流与合作中逐渐形成的。无论是富有创意的姚瑞明，还是具艺术感的同事何燕云，都在不同层面给予他许多启发与影响。

随着制作经验的累积，他们承接的项目也逐渐多样化。其中，2010年新加坡青年奥运会的吉祥物制作，便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当时的吉祥物造型复杂，结构也相当讲究。头部装置约重六公斤，身体部分约四公斤，对穿戴者来说是一项不小的负担。为了避免在炎热天气中中暑，表

演时间必须严格控制，每次出场都不能超过一小时。在设计上，他们也做了许多细致的考量：头部内部安装了小型风扇；张开的嘴部，则作为通风口，让空气能够流通。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却直接关系到表演者的安全与舒适，也体现了他们在制作上的用心与经验。

除了制作木偶与吉祥物，剧团也持续活跃在各类演出中。从学前教育机构，到私人庆典，甚至是一场为六十岁寿辰举办的生日聚会，木偶表演总能为现场带来轻松而温暖的氛围。

兴强也和团队走进特殊教育学校，如Towner Gardens School，与不同背景的孩子交流与互动。张兴强与团队为学生们带来了一场充满趣味的演出。木偶的动作与角色的互动，很快吸引了孩子们的注意力，简单而生动的情节，也让现场不时传出阵阵笑声。他说：“木偶表演并不限于特定观众。无论年龄、背景或能力，每个人都能在这些生动的角色中找到共鸣。木偶是一种能够跨越差异、连接彼此的表演形式。”

## 登上国际偶戏艺术节的大舞台

在亚细安偶戏协会创会人之——的蔡曙鹏博士推荐下，他们的演出也逐渐走上国际舞台。2007年，在第一届亚细安偶戏艺术节上的演出让邻国同行惊喜。翌年，越南文化、体育与旅游部与越南舞台艺术家协会联办首届国际木偶艺术节，兴强参加了《红雨，红山》的演出。这个取材

自新加坡民间传说的创作节目，评委意见一致，以最高分夺得大奖。新加坡的木偶艺术在国际舞台上被更多人看见。

数年后，他们再次站上国际舞台。2012年5月3日至13日举行的第十五届伊斯坦布尔国际木偶艺术节中，剧团在伊斯坦布尔Halkali KSM剧院呈献作品《狮城街景》，以富有本地特色的内容，向海外观众展示新加坡的文化面貌。更重要的是，在那里遇到许多优秀的同行，切磋技艺，交流心得。例如法国的夫妻档阿瑙（Arnaud）和他的妻子克里斯丁娜（Christina），他们



张兴强（左）参与获奖提线木偶剧演出，担任操偶师

一左一右，丈夫阿璐站在左边，妻子克里斯丁娜站在右边，两人前方中央是大布偶。阿璐用右手穿进布偶右臂的长袖，成了偶人的右手，将左脚穿进布偶的右腿的裤子，成了布偶的右腿。克里斯丁娜左手穿进布偶左臂的长袖，成了偶人的左手，再将自己的右腿当成偶人的左腿，两个人扮演三个人。布偶虽是由两个演员的半边身体组成的，在他们熟练的技巧操纵下，布偶就像一个真人。不但能歌善舞、变魔术，他们还能抛三个球耍杂技！

2015年11月，剧团在砂拉越国际木偶艺术节上，荣获“最佳场景”和“最佳表演”奖项。这些奖项，不仅是对他们表演与制作能力的肯定，也让多年来的努力有了清晰的回响。对此，兴强感到格外振奋与欣慰。

2018年，剧团受邀前往中国河南，参与“一带一路”河南艺术展演周，参加中国、柬埔寨和新加坡三国合演的偶戏《森林历险记》。这个剧目取材自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由蔡曙鹏博士编导。这部跨国创作，在郑州与信阳进行多场演出。不同文化背景的艺术元素，提线木偶、皮影戏和杖头木偶在同一舞台上交汇，演出形式新颖，创意独辟蹊径，观众和专家异口同声叫好！

在信阳站的演出中，他们呈献了作品《狮城街景》，以富有本地风貌的内容，获得观众的热烈欢迎与好评。这部以提线木偶为主的近一小时的戏，由多个小节目组成。在热闹锣鼓声中，新编节目《瑞狮迎春》上场了，何燕云操作狮童，张兴强负责幼狮。瑞明团长亲自操作瑞狮，三人配合得天衣无缝。《舞影翩翩小印度》重现兴都电影舞蹈的热烈色彩，《小娘惹》里只见持伞土生华人少女，穿上典型的“纱笼”装，轻歌曼舞，俏丽明艳。《吉他小伙子》《软体操》《猫王》《大嘴巴歌星》，各以精准的身体语言塑造形象鲜明。最有趣的是瑞明把两只眼珠挂在右手食指和中指上，变成了一只变魔术的小小大眼虫。它对小毛虫真诚求爱，多次被婉转拒绝。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小毛虫被感动后，竟然变成一朵灿烂盛



张兴强（左）担任本地戏剧The Little Shop of Horrors的联合操偶师

开的鲜花。观众给这美满结局报以热烈掌声！

## 在幕后的位置

谈及自己的角色，张兴强笑着说：“我更习惯在团队中扮演‘配角’的位置，一步一步把事情做好，而不是站在最前面。许多事情无需急于求成。持之以恒最重要。我更乐于待在幕后，在反复尝试与调整之中，把一个个想法落实成具体的作品。”

“最重要是自己喜欢在做的事情。”他说这句话时语气并不张扬，却显得格外笃定。

麦波申工业大厦里的那间办公室，木偶依旧静静地陈列在四周。有人物，有动物；有完成的作品，也有尚在构思中的雏形。它们不只是道具，更像一段段被凝固的时间，记录着这些年来一点一滴的尝试与积累。对他而言，这些作品从来不是终点，而是一种持续进行中的过程——一个个构思，经过修正，再慢慢变成可以被看见、被触摸的形象，张兴强乐在其中。

从电脑图像到真实成品之间，张兴强总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满足感。在这个空间里，这样的转化仍在不断发生。灯光尚未亮起，舞台从未真正落幕。

### 题图说明：

张兴强制作的由两位操偶师共同操控的等身木偶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 一管清音半生情

## 记林信有与彭天祥的笛声岁月



文·郭永秀  
图·受访者提供

2025年12月31日，新加坡华乐团两位资深笛子演奏家林信有与彭天祥荣休，为数十年的专业演奏生涯画上句点。回顾他们的音乐人生，也让我们重新看见一代华乐工作者走过的道路。

上世纪60、70年代，新加坡掀起一阵学习华乐的风潮。众所周知，华乐的根源在中国，但是当时新加坡和中国尚未建交，两地缺乏文化交流，本地既没有音乐学院，也缺乏系统化的华乐教育。许多华乐爱好者只能依靠录音带、书籍、演奏会，以及师友之间口耳相传的经验，一点一滴地摸索学习。对于当时的大多数家庭而言，音乐并不是一条容易走的道路，更遑论将它发展成为终身事业。

林信有和彭天祥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他们从学校和民间乐团起步，从业余演奏者一步步走向专业乐团的舞台，把青春和才华奉献给华乐事业。几十年来，他们不仅见证了新加坡华乐从萌芽、发展到专业化的历程，也亲身参与其中，成为这段历史的书写者。

### 林信有：从笛子首席到华乐导师

林信有出生于1957年，从小受到家人的影响，爱上了华乐。他的叔叔是地方戏曲的爱好者。小时候他家附近的九皇爷庙经常酬神演街戏，福建戏、潮剧、粤剧、琼剧等轮番上演。耳濡目染之下，音乐的根深深地扎进了他的生活里。

中学时代林信有就读于伊布拉欣（Ahmad Ibrahim）中学。念中一时，学校成立了华乐团，由潘耀田、杨秀伟等负责。他参加了华乐队，因为队里无人吹笙，便选择学习吹笙。他在学校的音乐课中曾经学过口琴，所以对吹管乐器的演奏积累了一定的基础，后来他又跟杨秀伟学习吹笛子。当时一把笛子只有几块钱，还是老师杨秀伟送他的。而家中哥哥的唱片经常播放一些华乐曲，像《万年红》《山歌与采茶调》《清河水》《栽秧调》《我是一个兵》这些笛子曲，他都非常喜爱，开始学着吹。中三以后

林信有（左三）与新加坡国家青年华乐团团员合照



他又开始学习二胡。

1976年一位华乐老师林亚周介绍他到红十字会华乐团，成为二胡组的组员。当时我是红十字会华乐团的指挥，第一次和林信有有了交集。后来林亚周又带他参加了青年华乐团，这期间他一直都在拉二胡。

1977年林信有考入人民协会华乐团，成为该团员。1979年人协华乐团正式成为专业乐团，他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乐团专业的笛子手。1985年他参加台北艺术节的演出，1995年参与上海艺术节的表演。他也参加过该团指挥林哲源于1979年联合人民协会军乐团举行的大型中西乐演奏会。

1992年人民协会华乐团改名为新加坡华乐团。1996年在时任总理吴作栋的提议下，成立新加坡华乐团有限公司并扩大编制，从原有的32名团员增加到62位，过后又增加到75位，成为中国以外最大编制的一支专业国家级华乐团。林信有通过正式考核，成为扩大以后的专业乐团的团员，曾受委担任乐团副首席、管乐声部长及笛子首席等职位。几十年来他把大半生贡献给乐团，直到退休为止。

在新加坡华乐团中，林信有有许多领奏、独奏的机会。例如1995年在新加坡华乐团成立仪式上呈献笛子演奏，1997年新加坡华乐团首演中担任独奏，1998年新加坡华乐团首次中国巡回演出上担任独奏，2001年乐团双庆音

音乐会，他和现已故笛子演奏家

林财忠一起演奏，呈献

双笛协奏曲。他

曾多次代表新

加坡到中国、

欧洲、澳洲、

日本、香港、

台湾、西马、

埃及等地出席

音乐活动，并

担任独奏，深

获好评。

虽然已经是一位专业笛子演奏家，林信有仍然孜孜不倦，不放过任何学习的机会。他曾向俞逊发等多位中国名家学习。1993年荣获新加坡艺术理事会奖学金，赴上海音乐学院进修，师从笛子大师赵松庭，同年举行个人笛子演奏会，并录制个人演奏专辑。

除了在新加坡华乐团中担任专业笛子演奏员以外，林信有2004至2017年间担任国家青年华乐团笛子导师，现任笛子学会副会长。他也是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与鬻乐团联办的华乐器考级笛子乐器的考官。林信有也到学校教导学校乐团，私底下也收了许多学生，可说是桃李满门。他曾经教过的学生有：陈庆伦、许凯翔、黄显行、陈俊强、傅慧敏、李浚诚、李乐轩、何秉鸿、施展、卞通和黄炜轩等，这些都是当前活跃于乐坛上知名的华乐工作者。其中一位学生彭俊业在澳大利亚悉尼举办的敦煌杯笛子比赛中荣获金奖，作为指导老师的林信有也因此获颁杰出教师奖。



林信有的演奏技术娴熟、经验丰富、音色醇厚甜美。不仅能掌握多种华乐吹管乐器，也考获皇家音乐学院八级音乐理论和西洋笛演奏文凭。他曾多次应邀出任马来西亚全马华乐比赛评委；曾任南洋艺术学院天才儿童部笛子导师，以及国立大学、中正总校、莱佛士书院等华乐团的指导；现任南洋理工学院、南洋初级学院、海星中学和伊布拉欣中学等华乐团指导，对华乐普及及华乐教育贡献卓著。2020年，林信有和我一起担任第一届由新加坡华乐总会主办的新加坡华乐比赛笛子组初赛的评委。

退休之后的林信有，除了在家含饴弄孙，每天坚持锻炼身体，偶尔出国旅游以外，仍然没有放弃他所喜爱的华乐，继续教学生，继续到南洋理工大学指导华乐团。

## 彭天祥：从笛子演奏到书艺人生

彭天祥也是本地著名笛子演奏家，1983年加入人民协会华乐团，之后加入新加坡华乐团，成为乐团的笛子演奏员。曾先后到过马来西亚各城市、日本、泰国、美国、德国、中国和香港等地演出。

彭天祥生于1962年，他小时候很喜欢吹笛子和口琴，便自己摸索着学习。有一次妈妈的朋友买了一把笛子给他，他很高兴，就自己琢磨学习，尝试吹奏一些民歌如《敖包相会》等。

1979年年底，他跟随黄德成学习吹奏笛子，1980年在同学的推荐下，他参加了吉丰华乐团，从此让他开了眼界。当时的指挥是新加坡华乐团的二胡演奏家周经豪。他在这个乐团中参与演出和排练达10多年，可说是他在笛子演奏的成长过程中重要的一个阶段。

1983年在周经豪的推荐之下，他考入人民协会华乐团，当时的指挥是顾立民先生。这个乐团是新加坡华乐团的前身。1997年新加坡华乐团正式成为专业乐团，他成为该团的笛子手，担任曲笛的吹奏，和林信有同属管乐组。

成为专业乐团的乐手以后，彭天祥的眼界豁然开朗，他有机会在许多著名指挥家的指挥棒下演奏：例如瞿春泉、胡炳旭、叶聪、彭修文、阎惠昌……而与乐团合作的著名演奏家更是不胜枚举：例如刘德海演奏的《草原小妹妹》《春江花月夜》《天鹅》等，闵慧芬演奏的《江河水》《长城随想》，陆春龄演奏的《江南春》《鹧鸪飞》《欢乐歌》等，引发了他对华乐更深一层的爱好和兴趣。

彭天祥于1986年受邀参加香港青年音乐营演出；1988年在新加坡艺术节与中国笛子大师俞逊发合作演出笛子二重奏，深获好评；同年在新加坡国家剧场信托局主办的民族管乐独奏会上呈献独奏节目；1991年受邀到马来西亚吉打州，在马来西亚第二届全国中华乐比赛大会担任客卿笛子独奏；1992年受邀到马来西亚砂劳越，在华乐音乐营呈献笛子讲座；同年他随吉丰华乐团到泰国参加泰皇60大寿庆典，担任笛子独奏；1998年



随新加坡华乐团到中国三大城市：北京、上海及厦门巡回演出。并于2000年2月份随新加坡华乐团到台湾的台北、台中演出。

1993年新加坡艺术理事会颁发奖学金给他到上海音乐学院进修多项课程。他跟随俞逊发老师学习一年，又

跟简广易、李镇等笛子大师学习。这期间他汲取了各家各派的笛子吹奏技巧，为自己的笛子演奏和乐曲的演绎打下稳固的基础。同时，他也在上海音乐学院60周年纪念音乐会上与上海电影乐团合作，担任客卿独奏。1994年随人民协华乐团小组到德国演出，同年随吉丰华乐团到香港与香港爱乐中乐团合作演出，并以一首笛子协奏曲《鹰之恋》得到香港各报章的好评。他的名字也被收录在南京大学出版社的《中国箫笛》一书里。几十年来与新加坡华乐团合作期间，彭天祥有许多机会到各国巡回演出，包括独奏、领奏等，这无形中丰富了他的舞台经验，并增强了他的自信。

除了在乐团演奏以外，彭天祥也担任多间中、小学华乐团指导员。他曾指导立化中学华乐团30多年，目前虽然从专业乐团中退休了，却仍然教导光华小学、三巴旺小学、林景中学、武吉巴督中学的华乐队。像许多华乐演奏家一样，彭天祥私底下也教学生，目前在华乐坛上他所教过的表现比较突出的有：洪鼎良、许洁宁、张彤阳、蔡小玲、蔡景秋，还有杜益兴和林翎权，两位都考入北京中央音乐学院，杜益兴毕业后在广西音乐学院当老师。2025年10月，我推荐许洁宁到梁麒麟先生主办的小型艺术展“如愿之缤纷华艺”举行笛子讲座及表演。

彭天祥是左撇子，所以小时候父亲虽然懂



彭天祥（前排右二）在演奏中

书法，却不肯教他。在退休前几年他喜欢上书法，退休以后他就开始精心深入的钻研。他曾跟李士通（名书法家曾广玮的弟子）学习。在新冠病毒肆虐期间，他还特别上网课，跟北京的老师学习三年。现在彭天祥每天都坚持练习书法三个小时，从不间断。他的草书写得龙飞凤舞，自成一格。最近我特别介绍他到梁麒麟主办的小型艺术展“如愿之缤纷华艺”中参展，深获好评。

除了书法以外，彭天祥和一样，也喜爱栽种各种盆栽，他所栽种的盆栽包括枫树、樟树、杉树、菩提树、榕树、纹竹、胡姬花、水梅、七里香等。此外，他也喜欢培植多肉植物。

如今，两位笛子演奏家虽然都已经离开专业乐团的岗位，但仍继续活跃于华乐教育与推广工作。对他们而言，退休只是人生阶段的转换，而不是音乐旅程的终点。

回首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新加坡华乐能够从一片相对贫瘠的土壤中扎根成长，并逐渐走向国际舞台，离不开像林信有、彭天祥这样一代华乐工作者的默默耕耘。他们以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对音乐的热爱，在缺乏资源与条件的年代里坚持学习、不断探索，从业余乐手成长为专业音乐家，也为后来者开辟了道路。

（作者为本地诗人兼作曲家）

# 与海峡三子比肩的 殷雪村医生



文图·陈煜

**殷**雪村医生（1877-1958）是林文庆医生的挚友与姻亲，其精彩的一生是南来华人的另一种典范。祖籍江苏常州，殷雪村是殷荣康与吴淑懿所生四子三女中的第三个儿子，其幺妹殷碧霞为林文庆的第二位夫人。殷雪村1877年生于鼓浪屿，1958年4月2日在新加坡逝世，享寿82岁，葬于比达达利基督教坟场。本地英文报纸在报道殷雪村逝世的消息时，介绍他是侦探推理系列小说《侠圣》（*The Saint*）创作者莱斯利·查特里斯（Leslie Charteris）的父亲。

殷雪村在福建的教会学校接受华英双语教育，受聘南来新加坡从事闽语传译，随后前往美国和加拿大当医，在英国考取行医资格，回到新加坡成为本地最早的华人西医之一。他与林文庆合办九思堂药房，有着敏锐的商业头脑，投资保险业、金融业、种植业与加工业等，担任多家公司的董事。殷雪村穿梭于华语和英语两大群体，推动社会改革，为华族争取权益，是活跃的知识分子。1911年至1913年间，他获选担任市政局委员，1920年受封为太平局绅。本文追溯殷雪村在中国、北美与英国的教育经历，为海峡殖民地做出的社会贡献，以及他与长子莱斯利之间非同寻常的父子缘。

## 在中国、北美、英国的教育

林博爱1925年编纂出版的《南洋名人集传》第二集下册，对于殷雪村的教育经历做了较为详细的记录——9岁进入厦门福音堂义学，11岁前往泉州教会义学肄业，14岁学医于厦门同昌药房约一年，后到台湾继续在药房学习约一年，随后就读于福州仓山鹤龄英华书院，五年半后毕业。殷雪村的简历显示他在福建的教会学校完成良好的华英双语教育，在厦门与台湾的药房奠定学医的基础，却没有机会在中国接受高等医学教育。

殷雪村曾回忆，21岁时受高薪聘请来到新加坡，在第二警察署担任闽语（福州官话）传译员，当时能够从事这项工作的人非常少。他来到新加坡后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住处，所幸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林志义（林路），即抗日英雄



殷雪村（图源：李急麟，  
《新加坡的宅邸  
1819-1942》）

林谋盛的父亲。这位福建头家不仅为他提供住宿，在获知其学医志向后，慷慨资助学费，使得他能够前往西方国家深造。1899年8月，殷雪村离开新加坡前往美国密歇根大学学习，两年后转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继续学业，1903年以第二名的成绩完成医学专业学习，并获得银质奖章，成为该校有史以来首位获此荣誉的东亚人。

毕业后殷雪村意识到加拿大的医学学位无法在新加坡注册，决定前往英国再读个相关课程，于1903年9月抵达伦敦，在伦敦大学医院（University College Hospital）通过考试，1904年6月获得行医资格，次年初回到新加坡，先是担任林文庆的助手，随后与其共同经营九思堂西药房。1907年，殷雪村邀请毕业工作不久的幺妹殷碧霞来新加坡，将其介绍给丧偶的林文庆，两人于1908年4月在鼓浪屿结婚。殷雪村与林文庆是相互扶持的密友，1909年林文庆为中国政府事务奔忙的时候，殷雪村接手主持九思堂药房；1913年殷雪村因健康问题前往欧洲休养时，林文庆则替他照顾药房工作。

## 海峡殖民地社会改革家

殷雪村出生于基督教家庭，其开明的父母提倡男女平等，推动废除地方传统陋习，尤其是女性的不平等待遇。1899年6月，在宋旺相的主持之下，来到新加坡不久的殷雪村，在中华基督教会（Chinese Christian Association）发表关于华人妇女缠足问题的演讲。从欧美学成归来之后，殷雪村于1906年成为海峡三子（林文庆、宋旺相、伍连德）主编的《海峡华人杂志》的第四位编辑，与他们并肩推动海峡殖民地华人的教育与社会改革。他也常常投书《海峡时报》，针对时事发表看法。

虽然出生成长于福建，殷雪村因职业与教育背景，很快融入海峡殖民地生活，以专业人士的身份出席英国殖民地政府举办的活动。1911年5月，海峡华人社群为了规范管理华人足球比赛与足球俱乐部，成立海峡华人足球协会（Straits Chinese Football Association），殷雪村为



新加坡的一组专业人士，编号6为殷雪村医生（图源：莱特主编，《英属马来亚的20世纪印象：历史、人物、商业、工业与资源》）

创会会长，宋旺相担任副会长，为促进本地华人足球运动的发展做出贡献。

在中国出生成长的殷雪村熟悉福建各地方言，活跃于华语社团，是中华总商会、怡和轩等机构的董事委员，也因其学识成就常常代表华族发言。1905年底，本地华人贸易商在同济医院开会讨论抵制美国商品，刚刚返回新加坡后不久的殷雪村是六位发言人之一。身为华人西医的殷雪村与林文庆，以及一些华人有识之士，曾共同推动海峡殖民地与马来联邦各州府的华人反鸦片戒烟运动，在马来亚各地组织大会。1907年，殷雪村与陈武烈作为新加坡代表前往怡保出席反鸦片戒烟大会，随后前往檳城演讲。同年7月，4百多位华英各界人士在禧街中华总商会举行反鸦片戒烟会议，华族代表包括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左秉隆、林文庆、殷雪村、郑聘廷、陈武烈等。这次会议由殷雪村担任主席，以粤语进行，翻译成福建话，林文庆则以福建话做了振奋人心的发言。

殷雪村的社会活动多与其医学专业背景密切相关。1908年3月，在檳城举行的第二次戒烟会议上，殷雪村提出海峡殖民地和马来亚联邦政府须即在各医院设立或保留若干床位，为鸦片瘾君子提供治疗。1911年12月15日，孙中山从欧洲回中国途经新加坡，殷雪村是在码头迎接的华人支持者之一，媒体推测中国政府有意邀请他担任医务总监。1930年国际联盟会卫生部东方司在新加坡举行会议，殷雪村是星洲埠华人代表，也是委员之一。抗战爆发后，中国红十字会于1937年10月致电新加坡华社请求医疗支援，为此成立卫生部，由殷雪村担任主席。林文庆由厦门返回新加坡后，正式成立南侨总会医药委员会，由其担任主席，殷雪村则担任委员。

### 与《侠圣》创作者的父子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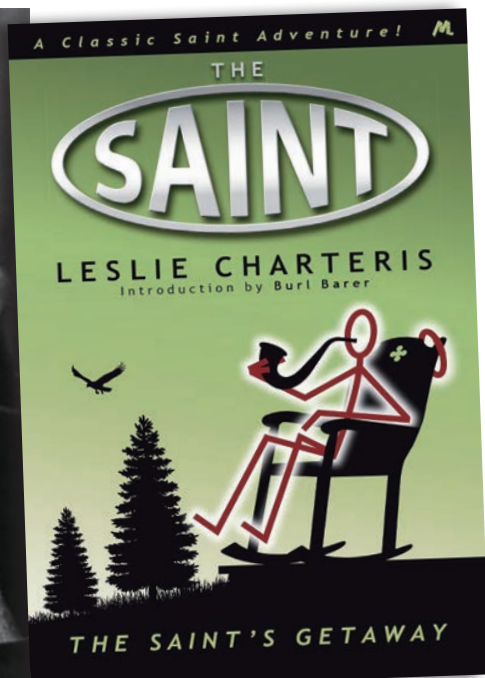
在海峡殖民地的华人中，殷雪村的婚姻家庭是非同寻常的。他在英国学习工作时与护士莉迪亚·佛罗伦斯·博伊尔（Lydia Florence Bowyer）相识相恋，这位英国姑娘跟随他来到新加坡，生下两位华英混血的儿子，将他们的姓氏定为Bowyer-Yin，即中国父亲与英国母亲

的姓氏合并。1907年5月12日长子莱斯利在利安尼山路（Leonie Hill Road）宅邸Lydia出生，1910年10月7日次子罗伊（Roy）在该路的另一处宅邸Florentia出生。本地媒体对于殷雪村的介绍，均称其夫人为莉迪亚，育有两个儿子。然而，殷雪村逝世时，媒体报道其遗下妻子及6个儿子，其中三位在本地，三位在国外。可以推断，殷雪村除了长子莱斯利与次子罗伊，还有来自另一段婚姻关系的四个儿子。

殷雪村的六个儿子中，以长子莱斯利最负盛名，既是他的骄傲，也是他的遗憾。年仅19岁的莱斯利在新加坡父亲的豪宅中，以笔名Leslie Charteris写下了第一部小说*Esquire*，只花了两个月时间。他返回英国后将这部小说卖出40英镑，随即从剑桥大学法律系退学，开始职业写作生涯，后来凭借系列侦探推理小说《侠圣》，成为国际著名的作家与编剧，其小说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也被搬上好莱坞荧幕。莱斯利的盛名亦流传至马来亚，1939年7月其作品《金山大盗》在新加坡上映，1949年*The Free Press*开始连载《侠圣》，马来亚读者知道他是本地名医殷雪村的长子，也为这位新加坡之子感到自豪。



殷雪村长子莱斯利（图源：网络）



莱斯利创作的《侠圣》系列小说之一的封面（图源：亚马逊网站）

1951年8月，新加坡盛传莱斯利即将重回故土，记者专程前往殷雪村高雅的宅邸采访，已是75岁之龄却依然隽硕的殷雪村坐在舒适的椅子上抽着香烟，回忆已经25年未见的长子的往事。莱斯利出生成长于新加坡，先是在耶稣圣婴修道院学校（CHIJ）读书，后进入圣安德烈学校，从小显示出惊人的写作才华，不到10岁就在《海峡时报》发表诗作，并在家里出版杂志，身兼编辑、插图师、印刷者、出版人各职，每期至少有两本，一本卖给父亲，一本卖给母亲。

莱斯利曾回忆其家庭教育深受英国母亲与保姆的影响，成年之前就有过3次环球旅行，直言不讳因追求理想而与父亲关系不睦。由于跨国婚姻的关系，殷雪村与夫人在新加坡、英国和中国都有牵挂，常常分居各地。1908年4月，殷雪村夫人带着不到一岁的莱斯利返回伦敦，一年之后，殷雪村前往英国与他们团聚，1910年再返回新加坡生下次子。1916年5月，殷雪村也曾带着家人前往中国。然而，在莱斯利11岁时，母亲带着他和弟弟回到英国，将他送入英格兰的Rossall School就读。他曾对记者称“那是一生中最不快乐的时期”，记者推测是因为孤单的他在学校受到华人血统的困扰。

中学毕业后，莱斯利遵从父亲的意愿进入剑桥大学学习法律。19岁的他回到新加坡，要求通过法律途径更改姓氏，放弃以父母姓氏合写的姓氏，采用自己创造的笔名姓氏Charteris作为自己的法律姓氏，这一行为令殷雪村极为不悦，在好友的劝说之下不得不尊重他的决定。莱斯利曾回忆，父亲明白他的志向与能力，却认为写作难以谋生，希望他成为律师，他也非常固执，决心与家庭断绝往来，直到写作有所成就后，才重新以书信与父亲联系，却再也没有回到新加坡与父亲相见。殷雪村去世时，约200位亲戚和密友出席其葬礼，收到超过300个花圈，包括身在美国的莱斯利致敬的。

## 结语

殷雪村的经历显示南来华人移民的多样性。

鸦片战争后基督教会在福建推动教育，培养出相当数量的华英双语人才，他们有机会下南洋获得体面的工作，凭借学识参与本地的社会活动。殷雪村南来新加坡后获得深造的机会，在林路的资助下前往英美留学，显示福建人深厚的地缘网络，对于有才华的华人青年的赏识与托举。出生于福建的殷雪村熟悉华族文化亦了解华族的弊病，在西方国家学成后返回新加坡，作为跨文化的双语专业人才，与海峡三子比肩推动社会改革。

殷雪村与夫人的跨国婚姻亦显示移民家庭的问题，他们在不同国家之间流动迁移，所养育的混血孩子有着与华人不同的教育经历与家庭观念。莱斯利在成长过程中对于血统与身份感到困扰，成年之后放弃血缘关系与家族财富，违背父亲的意愿追寻自己的理想，走上职业写作的道路，以自己的才华赢得世人的尊重，成为父亲的骄傲，也成为马来亚华人的荣光，其影响力至今为人所铭记。

### 文献来源：

- [1] 林博爱主编，《南洋名人集传》第二集下册，1928，槟城：南洋民史撰修所。
- [2] 《南洋商报》
- [3] 《星洲日报》
- [4] 《Eastern Daily Mail And Straits Morning Advertiser》
- [5] 《Malaya Tribune》
- [6] 《Pinang Gazette And Straits Chronicle》
- [7] 《Singapore Standard》
- [8]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 [9] 《The Singapore Press》
- [10] 《The Straits Budget》
- [11] 《The Straits Echo》
- [12] 《The Sunday Standard》
- [13] 《The Straits Times》
- [14] 《The Weekly Sun》
- [15] Biography of Leslie Charteris, source: <https://www.saint.org/lcbio.htm>, accessed on May 4, 2026.
- [16] Leslie Charteris, source: <https://www.abebooks.com/author/b001ixmabk/leslie-charteris>, accessed on May 4, 2026.

(作者为ON-LABO创办人兼主持人、新加坡国立大学建筑系兼任副教授)

# 跨文化舞台上的 《白蛇传》与《摩诃婆罗多》



文·蔡曙鹏  
图·受访者提供

## 表

表演艺术不仅是文化价值观的镜像，更是社会互动、教育感召与社群凝聚的催化剂。在新加坡这个多元民族、多元语言与多元宗教并存的国度，表演艺术历来承担着跨越文化边界、促进相互理解的重要使命。自1950年代以来，源自不同文化传统的民间故事与史诗，被不断改编为华语话剧、马来语戏曲、印度舞剧以及跨语种实验剧场，呈现出绚丽多彩的艺术图景。

回顾新加坡对《白蛇传》与《摩诃婆罗多》的多种改编实践，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作品如何在各自的历史语境中促进了跨文化理解，让不同族群的观众得以欣赏彼此民间传说与史诗的当代诠释。这些积累的经验弥足珍贵，但更为关键的问题随之浮现：艺术团队如何超越技术层面的跨文化并置，进而发展出一种真正具有本土生命力的跨文化戏剧美学。跨文化表演的成功，并不取决于对源文化文本的忠实程度，而在于其能否在本地多元语境中创造出新的情感共鸣。这种跨文化创造精神延续至今，《白蛇传》与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的舞台演绎，便是最具说服力的例证。以下，我们将按时间顺序，逐一讨论这些深具启发意义的艺术实践。

## 《白蛇传》在新加坡多元舞台上的演绎

作为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白蛇传》与《孟姜女哭长城》《梁山伯与祝英台》《牛郎织女》共同构成了中华口述传统中最为动人的爱情叙事谱系。在新加坡的戏曲舞台上，《白蛇传》以莆仙戏、高甲戏、京剧、潮剧、粤剧、歌仔戏、琼剧等多种地方剧种的形式轮番登场，成为本地华族戏曲演出中经久不衰的经典题材。

与此同时，新加坡的电影院线亦曾放映来自中国、日本、韩国、香港与台湾不同版本的《白蛇传》电影，为观众提供了多元解读的可能性。例如1958年在新加坡上映的彩色影片——由日本东宝株式会社与香港邵氏电影公司联合摄制，八住利雄编剧、丰田四郎执导，山口淑子（李香兰）、池部良、八千草薰主演的日版《白蛇传》。该片通过日本电影人的独特视角，对故事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重构：蛇精白娘子因与许仙雨中邂逅而种下情缘，历经道士挑拨、端午现形等波折，最终引发水漫金山之祸。令人动容的是，许仙以自杀殉情作结，二人在天界重逢。观众在观看过程中，得以直观感受他国文化对本文化经典文本的取舍、加工、扬弃、主题切换与情节重塑，从而在比较中获得审美愉悦与文化省思。

## 林晓英：从新加坡童年记忆到普利策奖

在众多当代改编中，由出生于新加坡的林晓英（Cerise Lim Jacobs）创作、美籍华人作曲家周龙作曲的歌剧《白蛇夫人》（*Madam White Snake*）无疑是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作品之一。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外文系主任罗靛教授在其英文著作*The Global White Snake: Tracing the History and Adaptation of One of China's Foundational Texts*（中文版由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桂妹翻译，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题为《世界的白蛇：经典传说的百年流变与跨界重塑》）中，对这部歌剧给予了高度评价。罗靛教授在另一篇发表于《东吴学术》2022年第1期的文章《白蛇传说在当代美国文化中的转世与重生》中，详细叙述了《白蛇传》在美国“复生”

的三个富有吸引力的研究个案：林晓英与周龙的歌剧《白蛇夫人》居首，其次是玛丽·齐默曼（Mary Zimmerman）的独幕剧《白蛇》（*The White Snake*，2012年首演于俄勒冈莎士比亚戏剧节，2014年在乌镇国际戏剧节亮相），以及时装短片《白蛇传奇》。其中，林晓英的作品艺术成就最高，也最具理论探讨价值。

林晓英的创作动机，深植于她的新加坡成长经验。粤剧《白蛇传》是她童年时期常常见到的街戏——那些锣鼓喧天、彩衣斑斓的夜晚，成为她日后艺术想象的原初场景。波士顿歌剧院与北京国际音乐节联合委约这部作品，开启了跨国合作。2010年初，《白蛇夫人》在波士顿首演，同年秋天在北京登台亮相。演出佳评如潮，翌年即2011年，该剧荣获普利策音乐奖，成为跨文化歌剧创作的一座里程碑。

### 印度舞剧版本的审美切换

1990年，新加坡发生了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跨文化改编。主要面向印度族群的知名音乐舞蹈学院“艺术殿堂”（Temple of Fine Arts, TFA）将《白蛇传》改编为印度舞剧。该剧由HH Swami Shantanand担任艺术总监，Gopal Shetty编舞。令人瞩目的是，这场演出与1958年巴斯卡（Bhaskar）的印度舞剧《梁山伯与祝

英台》一样，吸引了大量热爱跨文化艺术的多元族群观众，维多利亚剧院座无虚席。

在艺术总监与编舞家的主导下，这一改编对原故事情节作了若干调整，并引入了印度文化中核心的“因果报应法则”（Karma）概念，与中国传说中个体欲望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张力形成了有趣的呼应。尽管白娘子因反抗从众而遭受苦难，但其与许仙之间真挚的爱情最终获得颂扬与升华。当晚的主宾、时任国家艺术理事会主席的许通美教授，受邀上台合影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即兴演讲，盛赞“艺术殿堂”版的《白蛇传》是“多元文化交汇与融合的结晶”。编导自主选择的艺术编排，令在场观众耳目一新；其对是非观与因果观的表达、对美好爱情理想的寄托，跨越了族群的边界，打动了每一位观者。

当晚担纲主演白娘子的是来自TFA的资深婆罗多舞者Sujatha Rajagopalan。她在访谈中回忆，由于该舞剧的音乐采用了中国旋律为基础，这对她而言“确实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过程，极大丰富了我的跨文化理解与艺术广度”。多年之后，仍旧从事婆罗多舞教学的Sujatha，对当年那段特殊的艺术经验依然念念不忘。这一案例雄辩地证明：当一种表演传统的身体语言与另一种文化的情感结构相遇时，所产生的不仅是形式上的新奇，更是认知上的拓展与美学上的再生。



1990年，印度舞剧中的白蛇与青蛇

## 语言跨界融合的 马来粤剧《解救青蛇》

成立于1981年的新加坡敦煌剧坊，是本地粤剧传承与创新的重要阵地。创办人黄仕英曾改编过一部有别于传统粤剧的《新白蛇传》，以节奏紧凑、服装新颖、文武兼备而轰动一时，不仅在新加坡首演后广受关注，更旋即受邀赴香港演出，成为新加坡粤剧“走出去”的里程碑事件。

2011年，剧坊在成立30周年之际，再次大胆地将《白蛇传》重新构想为一部全程以马来语演绎的粤剧。当晚演出两个折子戏：《解救青蛇》和《拾玉镯》。前者描述白素贞来到人间，忽闻被困青蛇的呼救，她毫不犹豫出手相救，助其脱离困境后，二人双双结伴同行。

此次跨语种合作涉及Sri Warisan Som Said Performing Arts艺术团体以及退休马来教师吴英俊。挑战是显而易见的：演员需要掌握马来语的发音，并使其与粤剧高亢婉转的旋律结构相契合。Som Said回忆道，对于参与其中的马来鼓手Aryanto而言，这是一次“令人兴奋的尝试——充满未知，但很有价值且值得一试”。演出当晚，跨族群的观众反应热烈且投入，掌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这一实验充分展现了语言跨界融合的艺术潜力，也再次印证了：在舞台之上，情感的共鸣让跨文化的边界更为深远。

2025年，新加坡南华潮剧社携手中国浙江绍兴小百花越剧团、上海京剧院和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广东粤东潮剧院和广东省百花潮剧院，推出《四戏同辉·千年白蛇传》，首度集结京剧、越剧、婺剧、潮剧四剧种，由名家与新秀、以及马来舞蹈员联袂演出《白蛇传》，将经典段落链接成完整故事，展现多元戏曲魅力，开启跨剧种、跨地域的文化对话。

## 《摩诃婆罗多》的跨文化实践

新加坡的华语话剧与戏曲舞台上，先后出现过取材自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的两部风格迥异、各有艺术追求的剧作。双语话剧团“演艺坊”（Arts & Acts）推出的儿童诗剧《复国历险记》，受社会发展部主办的青少年戏剧节邀请，于1989年在维多利亚剧院演出两晚，场场爆满。《联合早报》《新明日报》等多家媒体也给予了专访与报导。参演的31位同学分别来自华中初级学院、南洋女中、国家初级学院与公教初级学院，这次演出给予他们极大的艺术鼓舞。

《复国历险记》全剧五幕，时长90分钟。该剧以印尼爪哇古典戏剧（Wayang Wong）传统为基础，演员先接受爪哇古典舞蹈的训练。这一表演体系博大精深，其独特的审美范式与人物塑造的智慧，为跨文化借鉴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该剧的创作目的之一，是让新加坡青少年接触与欣赏邻国的民族艺术气韵。化用其美学精髓，关键在于借鉴其思维方式，而非生硬模仿程式动作。化用之妙，在于超越外在形似，将古典神韵内化于角色的举手投足之间。

该剧女主角龚蒂的扮演者洪桂铨在演出特刊的“演员的话”中写道：“演员均是年龄相若的同学，能互相交流而无忌讳。这次演出，让我能进一步了解印度文化。”另一位演员郭传庆则说：“我们必须知道，除了Robin Hood和白雪公主之外，还有《摩诃婆罗多》，让观众们看到兄弟民族的名著，把视野扩大。”可以说，这部跨文化话剧不仅是一次舞台实践，更是一次文化启蒙。

2016年，秀玉剧团推出改编自《摩诃婆罗多》的歌仔戏《手足仇深》，由38名演员联袂演出。该剧围绕般度族（Pandavas）与俱卢族（Kauravas）两大堂兄弟阵营的冲突展开，探讨正法（dharma）、公正与人性的复杂课题。俱



2011年，马来粤剧《白蛇传》的报道



沙恭尼（胡长城饰演）花言巧语诱骗坚战王子（洪秀玉饰演）跌入豪赌陷阱（《手足仇深》剧照，2016年）



2026年，姍塔拉蒂创作的改编自《摩诃婆罗多》的跨界创作《蒙眼》

卢族在舅舅沙恭尼的策划下，通过骰子游戏夺取般度族的财富与王国，导致般度五子及其妻子被流放。最终，双方爆发长达十八天的大战，般度族获胜，但付出了惨重代价。史诗的悲壮与宿命感，在歌仔戏的唱腔与身段中获得了新的诠释。

剧团创办人洪秀玉坦言：“我接到戏曲学院蔡曙鹏新编的剧本时，先是为这个奇妙神话故事里惊心动魄的情节感到震撼。反复阅读后，慢慢理解了印度史诗从表层冲突逐步深入人性的主题。我开始反复观看《摩诃婆罗多》的印度视频，设计头饰、服装，编辑唱腔，为歌仔戏的跨文化创作作一个大胆的尝试。”《手足仇深》的演出吸引了大量印度裔观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泰米尔文报纸《泰米尔穆拉苏》（*Tamil Murasu*）上的详细预告。洪秀玉坦言，如果没有这样的媒体支持，让泰米尔语观众接触福建戏曲艺术形式将十分困难。而观众的热烈反响，恰恰展示了戏剧在促进跨文化欣赏方面的巨大潜力。

内容篇幅相当于《罗摩衍那》四倍的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其故事与人物至今仍不断被搬上新加坡舞台。今年2月28日，活跃于国内外、从事跨界跨文化创作的新加坡舞蹈家姍塔拉蒂（Shantha Ratii）在维多利亚剧院推出由她编导并主演的舞剧与话剧结合之作《蒙眼》。

剧情取材自《摩诃婆罗多》中的重要人物甘陀利（Gandhari）。为了体谅天生失明的未婚夫持国王（Dhritarashtra），她以白布蒙住双眼，

并恪守誓言直至生命终结。然而，姍塔拉蒂在《蒙眼》并未着重讲述甘陀利因为对丈夫持国的爱而献出双眼的过程，也没有聚焦她后来竭力阻止堂兄弟两大阵营展开十八天大战的事迹。而是用两个演员分饰生活中的甘陀利和她的内心世界。两人时而在舞台上针锋相对，时而其中一人走入观众席，与台上的甘陀利展开辩论。两者充满矛盾折射的哲理对白，成为这部戏的看点。为了让更多观众理解剧情，全剧采用英语对白，并配以英文字幕。

姍塔拉蒂把几段主要情节，用不同方式表现，成为《蒙眼》的亮点。例如俱卢族兄弟想当众羞辱黑公主的那一幕，以投影方式表现，以急鼓伴奏，非常有震撼力。因为有天神保护，黑公主的披身纱丽（saree）怎么扯也无法扯断，俱卢族兄弟的恶行没有得逞。十八天大战的场面，姍塔拉蒂邀请文化奖得主奥斯曼·哈米德（Osman Hamid）创立的时代舞蹈团演员，以及阿巴拉汉（Anbalahan）印度武术团团员同台演出，两种不同文化诠释战斗场面的方式相互碰撞，非常有看头。

令人意料之外的是，当晚获得姍塔拉蒂舞团颁发的艺术贡献奖的得奖者是王春美，奖项由主宾文化、社区及青年部代部长梁振伟颁发。姍塔拉蒂接受采访时说：“王老师在80年代以来，参与了许多跨文化舞蹈作品，也培养了很多人才，她长期投入舞蹈教育与舞蹈创作，值得大家学习。”

## 跨越雷区与迷宫 走向持续的跨文化创造

社会学者赖亚英 (Lai Ah Eng) 曾经指出, 新加坡总体上实现了不同种族与宗教群体之间的和平共处。学校、工作场所、公共组屋区以及共同文化习俗中的日常互动, 营造了一种属于新加坡人的共同身份认同感。然而, 她也审慎地提醒: 这种和谐并非自然而然或永恒不变的。她在《多元族群的意义: 以新加坡的族群与族群关系为例》(Meanings of Multiethnicity: A Case-study of Ethnicity and Ethnic Relations in Singapore) 一书中形象地指出, 多元文化主义既是一个“丰富多彩、充满活力的迷宫”, 同时也是一个“十分敏感、可能充满冲突的雷区”。新加坡社会的多元化固然宝贵, 但维护和谐需要持续的对话、同理心, 以及重新思考既有制度的意愿。

回望近四十年来从《白蛇传》到《摩诃婆罗多》的舞台演绎历程, 我们看到的正是一条贯穿其中的、新加坡艺术团队不断延续的跨文化创造精神——滔滔不绝, 如江河长流。这些作品没有止步于简单的文化符号并置, 而是深入到他者的情感结构、伦理观念与审美体系之中, 在本土多元语境中寻求新的情感共鸣与形式创新。它们所积累的经验, 对于今天乃至未来的新加坡表演艺术而言, 依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真正的跨文化戏剧美学, 不植根于对源文化的忠实复制, 而诞生于差异之中的创造性转化与共生。

(作者为新加坡戏曲学院创院院长、民族音乐学博士)

## Madam White Snake and Mahabharata on the Cross-Cultural Stage

Performing arts function not only as reflections of cultural values but also as catalysts for social interaction, education, and community unity. In Singapore's multicultural context, they have traditionally enabled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Since the 1950s, folk tales from various cultures have been transformed into plays, dance dramas, and operas. A review of Singapore's various interpretations of *The White Snake* and the *Mahabharata* reveals how these productions have fostered intercultural understanding.

*The Legend of the White Snake*, one of China's four great folk tales, has been performed many times in Singaporean Chinese opera. A landmark intercultural adaptation took place in 1990, when the narrative was presented by the Temple of Fine Arts (TFA) as an Indian dance drama, directed by HH Swami Shantanand Suraswathi and choreographed by Gopal Shetty of the Temple of Fine Arts, captivating multi-ethnic audiences. Guided by HH Swami Shantanand Suraswathi and choreographed by Gopal Shetty, this version altered aspects of the original story while incorporating the concept of the "law of Karma", creating an echo together with the tension between individual desire and societal expectations in Chinese folk tales. Even though hardship arises from resisting conformity, it is ultimately celebrated through the true love between Madam White Snake and Xu Xian. Playing the leading role was Sujatha Rajagopalan, an accomplished Bharathanatyam practitioner from TFA, who presented the role with elements from aspects of her training.

In 2011, the Chinese Theatre Circle (CTC) reimagined *Madam White Snake* as a Cantonese opera performed entirely in Malay. Leslie Wong from CTC collaborated with Sri Warisan Som Said Performing Arts and retired Malay teacher Goh Eng Choon. Challenges involved mastering Malay pronunciation and adapting the language to the high-pitched melodic structure of Cantonese opera. Som Said recalled that for Aryanto, the Malay drummer who participated, it was "an exciting attempt—full of unknowns, but valuable and worth trying." The performance attracted a diverse but engaged audience from various ethnic backgrounds, demonstrating the artistic potential of language blending.

Indian epics have similarly been adapted as a Chinese play by Arts & Acts, a bilingual theatre group. Inspired by the success of its *Ramayana* performed in Japan, a Mandarin *Mahabharata* by Arts & Acts was presented for Singapore's Young People's Theatre Festival in 1989. The production was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Javanese Wayang Wong, the cast of 31 students underwent training in Javanese classical dance stylisations. Actor Phua Cheng How later reflected that the experience deepened his understanding of India culture, and that the epic's themes of morality and justice remain relevant. This educational initiative paved the way for a new adaptation two decades later.

In 2016, the Jade Opera Group presented a Hokkien opera based on the *Mahabharata*, attracting a significant group of Indian audience—partly due to thorough previews in the Tamil newspaper *Tamil Murasu*. Group founder Hong Xiu Yu acknowledged that connecting Tamil-speaking audiences with a Hokkien art form would have been challenging without media support.

On 28 February 2026, Singaporean choreographer and multidisciplinary artist Shantha Ratii presented *Blindfolded* at the Victoria Theatre. Combining dance and theatre, the production showcased Shantha Ratii in the roles of director, choreographer, and lead performer. She noted that the *Mahabharata* is often viewed through prominent male figures such as Krishna and Arjuna, or through the heroine Draupadi. In contrast, *Blindfolded* explores the epi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andhari.

Two performers portray Gandhari on stage: one her external persona and the other her inner consciousness. At times they confront one another directly; at other moments, one performer engages with the audience and debates with Gandhari on stage. These philosophical discussions, characterised by tension and contradiction, constitute one of the most intriguing aspects of the production. To reach a wider audience, the performance was presented in English with subtitles.

To portray the eighteen-day war, Shantha Ratii worked alongside performers from the Era Dance Theatre Limited, founded by Cultural Medallion awardee Osman Hamid, and members of Anbalahan's Indian martial arts troupe. The combination of contemporary dance and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created a dynamic interpretation of battle and offered an unforgettable theatrical experience.

Cross-cultural productions have thrived in Singapore for decades. The next step is to move beyond merely merging artists, music, and dance from various traditions. Deeper dialogue among artists and scholars are needed to explore the essence of diverse cultural expressions and recreate them with a distinctive Singaporean spirit. Without such critical reflection, cross-cultural works may turn into exotic spectacles rather than authentic venues of cultural negotiation. Such efforts will enable cross-cultural performing arts to reach new heights.

# 品味端午韵 共绘邻里情

## 端午嘉年华时隔七年重返社区



文·陈洁莹  
图·编辑部

一年一度的传统节庆活动“端午嘉年华”于6月14日下午在大巴窰Courts前广场盛大举行，逾4000名公众聚集现场，在精彩的游戏、表演带来的热闹氛围中度过欢乐的周末。本场活动继续由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下称“宗乡总会”）、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以及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下称“晚晴园”）联合主办。这是自2020年冠病疫情爆发以来，“端午嘉年华”时隔七年重新回到社区举办。现场除了有各具传统特色的美食展销以外，还举行了“旱龙舟”“夹粽子”等游戏竞赛，以及缤纷多彩的绘画比赛，更有各会馆带来的精彩演出。

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教育部政务部长刘洁敏作为本场活动的主宾莅临现场。她在发言中表示：“端午节不仅是一个节日，更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与文化精神。”她也指出，举办这类活动的意义在

于让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公众能够通过参与和体验，一起感受华族文化的魅力。

刘洁敏政务部长认为，当传统节庆融入新颖有趣的活动形式时，正体现了“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的精神。她尤其赞赏主办方将文化元素转化为互动体验和游戏，让历史与传统以更生动且容易被大众接受的方式呈现，吸引孩子和年轻一代参与。

她也分享，自己在出席活动前还向孩子讲述了屈原的故事，以及端午节吃粽子的由



主宾刘洁敏政务部长发表致辞



蔡引舟议员与宗乡总会会长蔡其生在“夹粽子”游戏中共同将道具带到投放位置



“旱龙舟”趣味竞赛时隔七年重返活动现场

来，希望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交流，能让孩子慢慢了解华族文化背后的故事。

主办方宗乡总会会长蔡其生也发表了致辞。他首先对主宾刘洁敏政务部长、碧山一大巴窑集选区议员蔡引舟、联办机构董事，以及到场民众表示热烈欢迎，感谢大家拨冗出席活动。蔡会长表示，主办单位近年来不断顺应时代的需求，创新活动形式与内容，唯不变的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初衷。这是自疫情后活动首次重返社区，蔡会长指出：“我们希望通过走入社区，让端午节庆更贴近居民，让更多人能够齐聚一堂，在热闹欢乐的氛围中共同感受端午文化的魅力。”

蔡会长说，在新加坡多元文化社会的背景下，端午节已逐渐成为不同族群共同参与的文化活动。今年活动也加入更多亲子体验和互动项目，希望吸引年轻一代参与，在轻松有趣的氛围中认识端午文化。

## 各具传统特色的美食展销

要传递端午韵味，少不了美食的参与。今年，主办方延续往年传统，将端午美食搬到活动现场，让阵阵的美食飘香伴随嘉年华的进行。多家宗乡会馆带来独具地方特色的端午美食：新加坡永春会馆带来碱水粽、客家蒸米糕；新加坡琼海同乡会带来羊肉汤；潮州八邑会馆带来猪脚醋、包点；新加坡天府会的冒菜；新加坡广东会馆的广式咸肉粽；以及南洋客属总会售卖的客家

菜板等等。各种美食种类繁多，应有尽有。

为兼顾不同族群的饮食习惯，现场除了有华族传统美食，巴耶利巴马来、印族活动执行委员会亦设有摊位，售卖清真食品与素食料理，为马来族及印族同胞提供餐食选项，让他们也能一同感受节庆氛围。

现场共有14家宗乡会馆与社区团体展出美食摊位。

## “夹粽子”“旱龙舟”游戏竞赛

令人期待的团队协作游戏比赛“夹粽子”与“旱龙舟”今年再度登场，分别有30组与12组队伍参赛。其中，“旱龙舟”竞赛时隔七年重返“端午嘉年华”，再度与公众见面。

“夹粽子”接力赛以四人一组的进行，刘洁敏政务部长、蔡引舟议员与主办方宗乡总会蔡其生会长、理事萧丽娟共同组成队伍，亲身参与游戏，与大家热情互动、打成一片。

“旱龙舟”比赛也以接力赛形式进行，八人一组的队伍被分为两组，分别在场地两侧待命，待一组成功走过约23米的游戏线路后，另一组方可开始，最终以通关时间最短的队伍获胜。

经过激烈的角逐，队伍“粽望所归”最终在“夹粽子”比赛中夺冠，亚军与季军分别属“粽香四溢”和“粽志成城”队；“旱龙舟”竞赛则由“粽香四溢”队摘得冠军，“情有独粽”队和“粽望所归”队分获亚、季军。

“夹粽子”和“旱龙舟”趣味竞赛是“端午





澄海会馆带来的歌舞剧回顾了先辈早期下南洋的情景



晚晴园带来的香囊制作活动深受来访者欢迎

嘉年华”的传统节目，两款游戏旨在增强团队协作精神、凝聚社区关系，尤其让年轻一代参与者在竞赛过程中感受华族传统文化的魅力。

### 歌舞剧、乐器演奏与歌唱表演

澄海会馆带来的演出为舞台节目揭开序幕，其歌舞剧回顾了先辈早期下南洋的情景：男人们背扛沉重的麻袋，“红头巾”女工们在炎炎烈日下挑着扁担。祖先们在艰苦的岁月中辛勤劳作的场景瞬间活了过来。

除了歌舞剧表演外，厦门公会和江苏会也分别带来古筝演奏，三江梨园社呈献小提琴二重奏，海南会馆口琴乐团演奏经典乐曲；惠州会馆、南洋客属总会及福建会馆午后学堂儿童歌创团则以歌声与观众同乐，为现场增添浓厚的文化与节庆氛围。

### “我眼中的端午节”绘画比赛

面向4岁至18岁儿童及青年的绘画比赛在活动当天于大巴窑图书馆三楼举行，赛前便获得踊跃报名。今年的绘画主题是“我眼中的端午节”，小画家们纷纷动起“丹青妙手”，在各自的想象中自由翱翔，勾勒出独特的端午节画面，作品既美观又富有童趣。

本届绘画比赛一共收获149份参赛作品，来自四个年龄组别的36名获奖者都带回了奖杯及现金券。

### 晚晴园活动与展览

今年是晚晴园一孙中山南洋纪念馆参与“端午嘉年华”活动的第二个年头。作为主办单位之一，晚晴园为现场带来了精彩的互动游戏与展览，更特别与推广华语理事会合作举办了面向儿童的讲故事活动。

首先是广受欢迎的香囊制作活动，现场提供了三种草药配方以及不同颜色的香囊袋供民众选择。参与者用研钵将香料捣碎，使香气充分释放后，再用木勺将粉末装入选好的香囊。不少公众在香囊制作摊位前排队，轮流等待体验。佩戴香囊是端午节的传统习俗，主办方希望借此加深公众对端午文化的认识。

其他的互动游戏也融入了端午文化。“龙舟知多少”将知识问答融入闯关环节；“粽子寻宝记”通过寻找食材和制作粽子的有趣活动，引导公众了解传统粽子的饮食习俗。主宾刘洁敏政务部长也与公众一起体验了“射五毒”游戏，共同了解传统民间文化相关知识。在寓教于乐的氛围中，公众得以进一步了解端午节背后的历史与文化内涵。

《晚晴园：穿越历史与文化之旅》巡回展则带领参观者回顾晚晴园的历史，公众也可在此亲手制作晚晴园主题明信片。

(作者为本刊编辑。封面为“端午嘉年华2026”绘画比赛青少年组首奖获得者之一管翊辰的作品)

## 端午时节话 娘惹粽



文图 · Krisada Virabhak

古时候，端午时节进入仲夏，湿热多雨，毒虫活跃，所以古人将农历五月称为“毒月”或“恶月”，并衍生出悬挂艾草、佩香囊、饮雄黄等一系列的端午习俗，以求驱疫辟邪、平安顺遂。到了现代，毒虫瘴气早已不再像古时那样深刻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些与防疫相关的节俗意义已逐渐淡化。提起端午节，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粽子。相传古人为了不让鱼虾啃食屈原遗体，便将饭团投入江中，久而久之，演变成今日端午节不可或缺的传统美食。每逢端午前夕，新加坡的巴刹和熟食中心都会飘起阵阵粽香：广东粽、潮州粽、娘惹粽、福建粽、碱水粽……令人目不暇接。相比传统粽子，我始终偏爱半咸半甜的娘惹粽。

娘惹粽虽然外表上看起来与其他粽子无异，但它散发着独特的斑斓清香。娘惹粽的内馅和其他粽子一样，以猪肉为馅，却以肉丁的形式藏在蓝白咸香的糯米饭中，被片片竹叶裹起。我最期待的是吃到娘惹粽的馅料：芫荽粉和胡椒粉的香气、冬瓜条的脆甜、猪肉的鲜甜，各种滋味在舌尖上舞动，配上糯米的淡淡咸香，令人唇齿留香！

外婆不曾包粽子，我们吃的粽子都是亲友所赠：酱油浓郁的福建粽、油而不腻的广东粽、晶莹剔透的碱水粽以及内藏乌豆沙的潮州粽。有一年，外婆对舅舅带回来的娘惹粽赞不绝口，说这粽子味道正宗，但我吃了也觉得除了稍微甜了点，也没有什么特别。外婆便向我解释道：娘惹粽原本使用一种本地斑斓叶，叶子边缘长着刺，要到荒野的树林中才找得到。这种叶子准备起来十分麻烦，须要把叶子上的刺除掉，再把叶子煮软才能用来包粽子。现在这棵树已经十分罕见，很多娘惹也开始使用竹叶包粽子。为了保留传统娘惹粽的斑斓味，粽子中会放入一小片斑斓叶。叶子准备好了就要准备糯米：早期的糯米时常掺杂日常食用的白米，所以要pileh pulot（选米），避免白米影响粽子的口感。接下来就是准备香料：芫荽籽和白胡椒粒洗净后，晒干再磨成细粉，方能使用。准备好这些材料才轮到三层肉上场：三层肉去皮和肥肉后，提炼出猪油，瘦肉则切丁备用。然而，有些店家为了方便，使用肉末，大部分的食客也吃不出猪肉的不同。娘惹粽最特别之处就是会加入冬瓜条，使粽馅口感清



具有南洋风情的娘惹粽

包娘惹粽所需的材料

脆。肉丁在锅中舞动，裹上一层用猪油炒香的黄豆酱、芫荽粉、胡椒粉和冬瓜丁才包入粽子。我听着外婆讲述着包粽子的过程，突然想到外婆从来没有包过粽子，怎么会对娘惹粽的烹饪过程了如指掌？

原来，外婆自幼丧母，在一群姑姑阿姨的照看下长大，并传授烹饪手法。外婆的Sah Ko（三姑）曾在1950年代和外婆住过一段时间，外婆也在这段时间帮过三姑准备粽子的材料。外婆说，包粽子最难的是最后一个步骤：绑！把竹叶折成圆锥，铺一层白糯米，一勺馅料，再铺一层用蝶豆花染蓝的糯米，才能把粽叶包起来，用“咸草”（香蕉树干制成的绳子，但现在比较常用棉绳）绑起来。粽子绑得太紧的话，糯米无法膨胀，就会偏硬，甚至无法煮熟；绑的太松的话就会在水里散开。外婆和姨婆们年轻时还不会绑粽子，常被三姑赶走，生怕外婆等人浪费食材。为了吃上粽子，外婆想出了不用绑又能吃上一口香喷喷的娘惹粽的办法——粽子派！一个大碗中，底部铺上一层斑斓叶，一层糯米和馅料，一直重复至大碗填满从三姑那里偷来的糯米和馅料。粽子派蒸熟就能吃，省去了清洗竹叶的麻烦，也避开粽子在水煮时散开的问题。

听了外婆讲述娘惹粽的制作方法，我也跃跃欲试，17岁那年我开始尝试自己绑粽子。外婆鼓励我先练习用蒸煮的方式，处理好的糯米包好馅料就可以去蒸，这种烹饪方法确保粽子不会散开，也不会让粽子的味道流失。让外婆试过几批我做的粽子后，依照她的反馈，我终于做出让她满意的味道——她童年记忆中娘惹粽的味道。这个味道也受到了舅公的肯定，他已经好多年没吃过这么正宗的味道了！绑了几年的粽子后，我让亲友试吃，他们纷纷提出要在下个端午节跟我订购粽子。然而，也有人反馈粽子太小了，只够塞牙缝。市场上的娘惹粽往往太大了，外婆小时候的娘惹粽比Cheena Chang（新客华人粽子）小多了。为什么会小呢？原来大家口中的“娘惹粽”在峇峇家庭被称为Kueh Chang Babi（猪肉粿粽），而这个名称也透露了峇峇人把粽子当成粿品，而非足以充当正餐的华人粽。

端午佳节，峇峇家庭中会准备两种粽子祭拜神明和祖先：碱水粽和娘惹粽。外婆习惯以素食的Kueh Chang Abu（碱水粽）祭拜神明，祖先则奉上碱水粽和娘惹粽。家中长辈曾提起一些亲



各籍贯的粽子

戚会做小型的碱水粽，吊在家中每一扇门后，过了数月才剪下煮红豆汤。外婆也曾提起过早期的峇峇会在门前吊一束药草，但新加坡已经不流行这样的习俗。到马六甲探望友人时，我曾在古城老街的峇峇老屋门前发现一束端午草：艾叶和菖蒲。但外婆对这个习俗的来历也不清楚，只记得小时候家里会吊药草。长大后，我阅读古书发现端午吊艾叶和菖蒲的由来：古人相信菖蒲和艾草是阳刚之草，有着避邪驱瘟的效果，才有端午节时家家户户艾草菖蒲吊门的节景。除了在门前吊艾草和菖蒲，古人也会在家中贴五毒符，用以趋吉避凶。

处于南洋一带的新加坡，四季如夏，而我却格外期待端午时节的粽叶飘香。17岁的我，凭借外婆的回忆、家人的味蕾与亲友的反馈，研发出属于自己的娘惹粽风味。娘惹粽的来历已难以追溯，它或许源于几位创意蓬勃的小娘惹，又或许是某位老娘惹为不浪费食材而无意间创造的美味。这一抹香甜不仅仅是老一辈峇峇的集体回忆，也早已成为了新加坡华人熟悉的味道。回望上个世纪，各籍先辈飘洋过番，把家乡独特的粽香带到了小红点，以慰思乡之情。如今，这份代代相传的味道让我们在炎热的端午时节，不仅能品尝传统粽子，也能细细品味承载南洋风情的娘惹粽，延续记忆，传承这份熟悉的粽香。

（作者为Instagram账号@all.things.peranakan的创办人，娘惹文化倡导者）



# 我从狮城来 带回一担文学行李给家乡



文图·蓉子

1957年2月，还没10岁的我，从潮州过番；  
1984年首次还乡探亲，拉着两个小男孩。

42年后，我带回一担文学行李给家乡。

2025年11月28日，新加坡驻华大使陈海泉  
阁下专程到潮州为“蓉子文学馆”剪彩。

当天，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吴木兴会长、  
曾建权老会长带领一百多位新加坡人到场，潮州  
第23届国际潮联会的各国潮人代表也浩浩荡荡来  
了！广东省侨办来了，潮州市各级官员来了，汕  
头、揭阳、苏州的朋友们也来了！

古寨外，盛大的英歌舞在表演，潮州大锣鼓

齐鸣！周边人山人海，围得水泄不通！许多自媒  
体手持摄像设备，窜来窜去抢拍视频。

这未经彩排的活动，令人有些措手不及。如  
此盛况，我受宠若惊，内心澎湃！

##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蓉子文学馆”设在潮州潮安区一个美丽的  
古村落内。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我布展文学  
馆的要旨。大门上，“蓉园”二字，是95岁的  
汕头老书记林兴胜的墨宝；“蓉子文学馆”，

是新加坡90岁的前《联合晚报》总编辑陈正赐题。左一幅克拉码头，述说昔日潮人过番的落脚点——柴船头的今昔；右一幅新加坡机场的胡姬花场景，展现小岛国今日的繁荣。侧边是新加坡的滨海湾花园；入门是新加坡的国花，还有“SG60”。

门面两幅图，喷绘之前遭受不少阻力。经过坚持，并承诺日后有需要时负责改喷别的图案，这才被接受。却没料到，门口的图景，竟成了游客打卡点。

中秋前一夜，我在新加坡，远程盯着喷绘墙画进行，一个克拉码头的画面，搞了一个多月，当晚开工喷绘人员才发现尺寸不对！时近半夜，如何？幸得小友傅城镇技术支持，重新对接出图，磨到天将亮，终于可以喷上。回到古寨，发现克拉码头，变成了克拉玛依！

开幕那天，陈海泉大使走到门口，一眼看见克拉码头图景，微笑向前，伫步举起手机。

## 古寨里的女主

龙湖古寨始建于宋代，昔之官宦商贾豪门聚集处，今之国际文化交流基地。

我是古寨的外甥，这里人人喊我外甥姐。舅舅家在许驸马后人大宅内，我幼时常走在老街的石板路上。做梦也没想到，70年后，一座冠我名的文学馆横空出现在我常蹦哒的路上。

原本选的是我舅家成氏老厝，但成家与许驸马后人在这老宅内共有18户后代，他们在时年八节以及各位祖先的生忌都要举行祭祀，18户人家18个不同的日子，算起几乎每隔两天就烟火缭绕，这可为难了！不仅如此，还有钉子户，刘部长亲自去劝说，坚持不了，就另选他处。整整耗去一年多的时间，才觅得黄家的东亭公祠，三进还有两进在，就是破落了些。

地方政府去申请重修东亭公祠，建成后，三进恢复一体，不再是祠堂，全部组合成“蓉子文学馆”。

有趣的是：古寨入门百米，就有两座女性的祠与馆！潮州人怎么搞的，不是很重男轻女吗？

昔日龙湖名家黄作雨的亲娘是赤脚，没有家庭地位，去世后，进不了祠堂。黄作雨为母争气，特别在家族祠堂前为母建一座女祠，那可是从未有过的新鲜事，可也彰显了黄作雨不以母卑反而为母立祠的孝心，是真正的男子汉。

世事，总是出人意料！谁又能想到，那座不许女性入列神主牌的祠堂，如今却被官方征用作为一个现代女性的文学馆？阿弥陀佛！我真不敢想象。

## 家里人护着我，娘家人宠着我

从“别人家神”到七百年来第一人，我比别人幸福，家里人护着我，娘家人宠着我！

文学馆的建设是我人生最困难的事，可也是最喜欢的事。族群待我如至亲，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曾建权会长看到潮州的官方信函，广东第一家外籍文学馆批给了新加坡作家。他立即宣布资金赞助！到了吴木兴会长接任，一百万人民币到位。接着又一位文化界好友资助五十万元人民币，两笔钱直接由广东省侨心慈善基金会转拨到潮安一个单位。

在潮州书记何晓军的关注下，政府组建了一支由22位各部门领导所组成的团队来支持文学馆的建设。有市、区、镇三级职能部门的支撑，我不再因一个卫生间的建设而作战七八回，不必再看施工队的晚娘脸！当然，也见证我的文学与乡情是纯朴真挚的。

官方愿意支持，前后有天渊之别。之前云深不知处，之后却把最重要的门面给整得美观了，门口碍眼的电线电缆杆，我没费一分钱，政府就把它给挪走了！潮州人就是这样，只要是应该做的，可以不计得失，做到滴水不漏。情义感人！

整个馆的工程浩大，资料收集、运输、设计布展之外，馆的内外装饰工程，地面墙面，所有配备、电器电线、音响监控、水电设施、材料搬运等等，我都要管上，算价钱、追工期。最糟糕的，不是一家人做的，柜子、展板、喷画、设计……一摊摊，来自不同地方。

我的工作分成三班，早晚在家搞文学馆的事，中间段到公司上班，今夕何夕，全不知道！



蓉子文学馆内景

为了文学馆，废寝忘餐，烧坏了好几个锅子。日夜伏案，做设计，搞资料，写文字，少走动，脸青唇白，腰围像加了个救生圈。

早上醒来，不知身在何处？从早到晚，一心是文学馆，常常是手抖血糖低，才发现自己还没吃午餐！

睡里常惊惧，是不是还没收行李，飞机几点？还有什么事漏了，还有什么没做？

我脸青唇白，感觉自己在太乙真君的炼丹炉内，无比的难受！我怀疑自己德不配位，不该有此殊荣，几度萌生放弃的念头，幸得知己陈将军、白大姐多番激励，方得再坚持下来。

人生处处有难关，而这是万难中之最！之前的龙胜采石，诊所上市，疫情停业……都没此次之难！

## 给国际文化交流基地补白

许多有成就的学者，百年后其珍藏的稀世文物都被后人轻忽了，一生心血埋没随百草。我不敢希望儿孙把这些文学资料传承下去，但有了这馆，就不担心没有人管了。有了这馆，就可以给龙湖这个国际文化交流的古寨补白。

环顾潮汕，还真的难找与我一样出生在潮州的新加坡作家，且是龙湖外甥，写专栏超半世纪，在家乡文教界耕耘三十余年……反正，没有专业，杂物就比人多。

筹备期前后五载，后三年，我跑潮州25次，回新加坡18趟，出席活动，寻找相关资料、搜剪报翻手稿，还有师友们的旧日书信、题名赠书、老物品等等，资料杂志一次次扛着回广州、上

海。有一回，与助手孙帅两人，托运的手提的搬了130公斤，潮州没有直航，飞到广州，坐车到潮州需要6至10小时。

秘书云伟，出自苏州大学文学系，五年前入职，全职负责整理我的文稿资料及几万张照片，聪明记性好，就是不善整理，偏在布展工作最紧张的时候掉了链子，跑出国读书。他半途而废，对我影响甚大，设计公司更是慌了神！这些商界精英，不亲文学，甚至有阅读障碍，连我一篇文章都没读。照片中的人是谁，于设计者来说，都不重要。我可苦了，改了这版，又得调那版，换了这张照片，新版又落了前一张，如此这般，我差点搞出精神病。

馆成之后体检，好几项指标跑位！

一浅二深的三进大宅，包含两个天井，五千多尺宽，可设四千多尺展示墙，柜子20个，展示我的个人资料，开始以为地方太大。设计者还怕太宽，给我弄来一些AI的制作图，被我严词拒绝！我向来以真实示人，厌恶搞花巧！

可没想到，除了40余部作品，还有手稿、剪报、书信、慈善、教育、讲座、戏剧、原乡、商业、名家尺素、文学聚会……还有奖章、证书、聘书、邀请函、长辈好友的墨宝……另外还有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历代史料和现任族群精英活动图片。

地方竟然不够放！文坛名家好友送我的书，一大堆，这时才发现把艾青签名的诗集送到不知哪间大学了。

本来准备排列一些自己几十年收集的旧书，还有谊父杨越先生遗下的1165本从东南亚各处



搜罗的藏书。就因有些草木皆兵的敏感话，杯弓蛇影的，算了！一本都不放，送到韩山师范学院图书馆。资料太多，设计方经验不足，层层叠叠的问题，来来回回的整改，一年里，除了公司正常业务，还有三次演讲，出版五本书；我背负的行囊，竟然如此沉重！

我是外籍作家，须重点避开意识形态的问题，好些未确知风险的照片，都果断裁掉。也许还有漏掉的重要人物与文学场景，但我不敢求完美，太完美不是好事。我就以这藉口来原谅自己的不足。

## 方块字之恋，情深万丈长

由于要严守政治安全，文字运用非常谨慎，门内千字文，门口百字文，审核再审核，赖秀俞、陆士清老师和我，三人共整出五篇，区区百字文，搞得筋疲力尽，我求教于海内外二十几位学者，这才勉强被接受。八邑会馆的介绍，非经我笔，也四次修改，一次争执，才上的了版。

全馆分为18个片区，尽数我三国五朝的南洋路，桥的两端、荣誉与苦难……这方块字之恋，情深万丈长！

馆内正中一幅“中国情”是我一本书的封面，94年在新加坡出版，曾经参与义卖，资助国大、南大的中文系学生。

再往里走，正中间是家国情怀，1994年，李光耀资政的政论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发布会，这是国家大事！我有幸随团到场。时隔21年，我到人民大会堂参加66周年国庆招待会，这是娘家之邀。

亲情、乡情、友情，层层的情感支撑了我，数都数不过来！新加坡道友正镛兄组织蓉子文学馆编委会，全力支持，一年内为我出版五本书。

广州暨南大学王列耀教授带领学生赖秀俞及团队，给予文字协助。复旦老教授陆士清二十多年关爱之情，始终维护，他说：“只要我站得起来，就一定去看你的文学馆！”

韩山书院山长李伟雄，介绍能人名家为我助力，义借工作室三年余；金石镇中心学校赖秋涌校长带上“金石六秀”，数载相助，国庆假期更



潮州当地师生参观蓉子文学馆

是一日没休，为我收拾布展物品、资料。我一直耿耿于怀的“陈骨李皮”，这次也出乎预料，陈李两族都给我很大的助力。果然，风物长宜放眼量！

文学馆的设置，是靠大家的扶持而成。潮安书记庄朝惠是第一个拍板者，他胆识过人！潮州书记何晓军自上任以来崇文重教，没有他的鼎力支持，一切泡汤。新加坡驻华大使陈海泉阁下到场剪彩的重量，使我真正成为两地宠儿！

## 我心中的“别人家神”布袋，放下了

感恩家里家外的贵人神助，因为有您，我很福气！

没有学历，只有经历的蓉子，竟然有了文学馆！

这五味杂陈的人生，泥泞中的坎坷，我要用千年石臼、石磨、石秤砣镇压住！这辈子被磨惨了，此刻一舒心怀。

我把这个馆当成人生的文学行李，整担子交付给家乡。一是鼓励少年努力向上，逆境修身；二是希望游子天涯海角，莫忘故里；三是为潮汕女子争口气，别人家神也有扬眉时！

我心中的布袋，随着文学馆的成立，放下了！

“蓉子文学馆”开幕后，于2025年底正式对外开放，至今近万人参观。不愿意购门票的，都站在“克拉码头”打卡。

几个月以来，许多学府的教授与研究生都来了，接下来将成为研究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基地。

仲春二月，上海鲁迅纪念馆郭家玉副馆长领着一批同行到龙湖古寨，对接待的潮安官员说：

“我没想到潮州政府这么重视文化！‘蓉子文学馆’是龙湖古寨的灵魂，要好好保护。”

(作者为本地作家)

# 双港互补 共拓新机

## “海南自贸港与新加坡企业发展机遇论坛”侧记



文·许迎辉

图·海南会馆提供

2026年5月16日，以“海南封关—政策解读”为主题的“海南自贸港与新加坡企业发展机遇论坛”在新加坡海南会馆隆重举行。本次论坛由南洋大学校友学术会、新加坡海南会馆与南洋理工大学（NTU）海南校友会联合主办，琼州天后宫赞助。

论坛邀请了来自学界、金融界、企业界以及相关机构的多位专家，围绕海南封关运作的核心政策、区域合作路径、金融服务以及企业落地实践等议题，展开了深入而务实的交流。在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之际，主办方希望通过此次活动搭建开放而专业的交流平台，为新加坡与海南两地经贸合作汇聚动能。

本次论坛吸引了两百多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持续推进，这座位于中国最南端的自由贸易港，也开始引起越来越多新加坡企业与投资人士的关注。对于不少祖籍海南的新加坡人而言，这场论坛讨论的不仅是政策与商业机会，也牵动着某种跨越地域与时代的情感联系。

### 海南封关下的“双港关系”

新加坡海南会馆会长潘家海在欢迎致辞中表

示，在海南会馆举办关于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的论坛，“说海南故事，谈海南封关运作，天时、地利、人和具备，是再恰当不过的地点”。

潘会长指出，海南自由贸易港已于2025年12月18日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的阶段。这一制度设计不仅是海南发展的重要节点，也将为区域经济格局带来新的机遇，与海南渊源深厚的新加坡企业将迎来新的合作契机。他表示，海南会馆未来将持续深化与海南的对接与合作，充分发挥新加坡海南籍人士的人脉和资金等优势，加强两地资源互补，构建互利共赢的合作新格局。

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持续推进，近年来社会上也不时出现关于“海南是否会取代新加坡区域枢纽地位”的讨论。针对这一讨论，与会专家普遍认为，海南自贸港主要是面向中国内地的平台，拥有强大的政策支持、庞大的消费市场和制造业优势；而新加坡不仅拥有全球重要港口，更是连接东盟的区域枢纽，在金融、法律、物流和专业服务领域积累了成熟经验。与会专家强调，海南与新加坡并非零和竞争，而是优势互补。随着中国与东盟之间经贸联系持续深化，新加坡与海南两地未来有望在港口物流、金融服务、跨境贸易以及专业服务等领域形成新的合作模式。

### 新加坡优势与合作路径

主题发言的特邀嘉宾白士洋教授祖籍海南文昌，身为海南省金融发展促进会高级顾问，他在发言中从全球经济格局变化切入，深刻分析了海南与新加坡未来的合作战略空间。他援引博鳌亚洲论坛《2026亚洲经济展望》相关数据指出，在全球供应链与国际金融体系持续调整的背景下，中国与东盟正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稳定力量，而海南自贸港的崛起，也恰逢“亚洲时代”的到来。

白士洋教授认为，新加坡的优势不仅在于港口与金融中心地位，更在于其长期参与国际规则



海南会馆会长潘家海先生发表开场致辞



论坛特邀嘉宾白士洋教授进行主题发言



三位讲者与圆桌讨论主持人戴文雪就海南封关政策话题进行讨论



制定所积累的制度经验与国际网络。他提到，新加坡已与50个国家签署双边投资协定、与27个国家或地区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并在人工智能治理及数字经济规则等领域走在前列。海南自贸港则拥有国家赋予的制度开放优势，双方未来在国际规则、供应链与数字金融等领域存在广阔合作空间。

在具体合作方向上，白士洋教授提出三点建议，包括加强国际规则与数字治理合作、强化亚洲供应链韧性，以及推进数字金融合作。他还特别提到，新加坡正在推动的跨境共享账本（Global Layer One）等金融科技项目，未来或与海南金融开放政策形成更多对接，共同推动亚洲跨境数字金融体系的发展。

大华银行研究部主管及执行董事全德健，则以一组数据回应了网络上关于“竞争”的讨论：洋浦港年集装箱吞吐量为330万标准箱，而新加坡港同期为4400万标准箱。这种量级上的巨大差异以及截然不同的腹地定位，从侧面印证了那种认为“海南将迅速取代新加坡”的担忧，在现实的数据面前其实并不成立。

全德健祖籍海南琼海，对两地经济格局有长期观察。他认为新加坡不应陷入“被取代”的焦虑，而应正视自身在国际联通网络、规则体系以及专业服务方面的独特优势。他还特别提到一个已落地的合作案例：新加坡樟宜机场与海口美兰机场成立合资公司，由樟宜机场负责管理美兰机场的非航空业务，包括零售、免税、餐饮等，合作期限长达十年。他认为，这一案例体现了新加

坡在机场管理与服务运营方面的国际信誉，也为其他行业的合作提供了参考。

## 政策落地与企业实践

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新加坡代表王娇娇在政策介绍环节中，从宏观层面介绍了海南封关后的制度开放方向。她指出，海南封关的核心模式可概括为“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所谓“一线放开”，是指海南与境外之间货物、资金及人员实现高度自由流动，零关税覆盖率将提升至74%；“二线管住”则是对海南与内地之间实施精准监管，确保税制统一；“岛内自由”则强调岛内各类要素高效流通。

王娇娇表示，海南自贸港以零关税、低税率和简税制为核心特征，封关后这些政策红利将进一步释放，为跨国企业在海南布局区域总部、开展跨境业务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她用一句话概括了海南的定位：“海南是一个‘八字形’的交汇点，链接着超大的国内市场和东南亚市场。”随着制度开放程度不断提升，海南有望成为连接中国内地与东南亚市场的重要枢纽，而新加坡企业在这一进程中可以发挥重要的桥梁作用。

相比政策层面的宏观分析，海南省NTU校友会会长朱昊的发言则更关注企业实际落地过程中可能面对的问题。朱昊曾获得新加坡政府奖学金赴新加坡留学，长期推动海南与新加坡之间的教



新加坡海南会馆与南洋大学校友学术会、南洋理工大学海南校友会联合主办的“海南自贸港与新加坡企业发展机遇论坛”在新加坡海南会馆隆重举行

育及商业合作。他在分享中结合自身参与的多个项目，介绍了海南近年来在教育开放与跨境投资方面的实践经验。

他坦言，政策优势并不意味着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后就能够快速适应。他指出，中国市场变化速度非常快，无论是消费习惯、供应链体系，还是不同城市之间的市场需求，都与新加坡存在明显差异。对于新加坡企业而言，真正困难的往往不是进入中国市场，而是进入之后如何长期经营与持续调整。在他看来，相较于政策本身，企业更需要面对的是实际执行、人才配套以及运营过程中的现实问题。新加坡企业若想在中国市场长期发展，仍需要结合本地团队与市场经验，逐步寻找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

在随后的圆桌讨论与现场问答环节中，现场讨论逐渐从宏观政策转向更具体的现实问题。圆桌讨论主持人戴文雪不断引导现场交流，不少与会者也结合自身经验提出疑问与观察。

与会者不仅关注海南未来在区域供应链中的定位，如洋浦港的功能与农产品中转等宏观课题，也从现实运营层面提出了切实的关切，包括海南台风季对物流的影响、跨海通道建设进展等。此外，现场还结合新加坡传统咖啡、海南鸡饭等具体品牌落地的实际波折，深度探讨了新加坡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时，因未能精准切中中国年轻消费市场、本土化不足所面临的激烈竞争与现实压力。相关讨论也反映出，不少新加坡企业界人士除了关注政策红利之外，更关心海南未来实际运营与基础设施发展的成熟度。

## 人文纽带与文化遗产

除了经济与企业议题，这场论坛也带有浓厚的华社色彩。出席者中不少是祖籍海南的新加坡乡亲，会场里不时可以听见海南话，气氛亲切而自然。

在圆桌讨论环节，主持人戴文雪提到，海南与新加坡之间除了制度与产业合作之外，也存在长期形成的人文纽带。全德健在交流中也谈到自己第一次返回海南的经历。他提到，父母早年都曾到访海南，而自己直到近年才第一次真正踏上这片土地。对于不少在新加坡成长的海南后代而言，海南既熟悉又陌生，既承载着长辈记忆，也正在以自贸港的新面貌重新进入他们的视野。朱昊也谈及自己在新加坡生活了十年、在海南生活了近二十年，对海南和新加坡都有很深的感情。

论坛闭幕环节，南洋大学校友学术会会长管伟灵发表闭幕致辞。他表示，社会的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应该并行，呼吁“让历史扎根，让文化搭桥，让交流成为共同成长的力量”，勉励年轻一代延续先辈的南大精神，自强不息，砥砺前行。

本次论坛的成功举办，不仅深化了新加坡企业和投资人士对海南封关政策的理解，也为新加坡和海南两地未来的经贸交流提供了更多沟通与连接的可能。从百年前的“下南洋”，到今天围绕海南自贸港展开的新合作，海南与新加坡之间这种跨越地域与时代的联系，仍在不断延续。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 百胜楼一隅

## “品宣阁”背后的故事



文图 · 茹穗穗

这些年来，我经常到百胜楼去买书法用品、看画展，或装裱书法作品。也正是在这座聚集各类文艺小店的老商城里，我有幸结识了孙老板——孙丽茗（英文名Connie）。她不仅是百胜楼四楼“品宣阁”画廊的创办人，也在二楼经营售卖文房四宝的“金顺利书画邮币社”。迄今，她的店铺已经经营了约41年的时间，算是个老字号了。

丽茗为人直爽热情，快人快语，我和她一见如故，我们海阔天空地聊天，觉得很投缘。去年7月的一天，我特地与她相约，请她细细讲讲自己的创业史。随着她的讲述，一个白手起家、跌跌撞撞却始终不愿放弃的创业故事，逐渐在我眼前展开。

不了解丽茗的人会问她：这店面是继承了你公公还是你爸爸的遗产呢？她笑说不是的，这产业完全是他们夫妇白手起家、从无到有打拼出来的。

丽茗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她父亲在30多岁时早逝。懂事的她从16岁起就开始赚钱养家，白天她手提两个大包到街边售卖杂货，看到警察就跑，警察走开了继续卖。晚上她在大巴窑的组屋区，挨家挨户地售卖一元三包的防虫樟脑丸，她感叹新加坡人富有同情心，看到她这个小女孩小小年纪就开始跑江湖，都帮她一把。孙家有三男三女，周围的老人们说，这三个女孩不需要读书了，让三个男孩去读书，丽茗的妈妈却认为，无论儿子女儿，只要他们可以自己赚到学费就可继续上学。当时的丽茗就靠自己赚来的钱报读了室内设计课程。学完课程后，她马上找到一个画设计图的工作。老板问她：“画图的工作不多，你愿意有空时去店里卖床垫吗？可以支付你

3%佣金。”吃苦耐劳的丽茗答应了老板，也为自己挣得多一份工钱，她当时每月加上佣金大约收入600多新元，1972年新加坡的大学毕业生的月薪约600新元，普通人的月薪约150新元，她对自己当时的收入非常自豪。

1973年，丽茗和丈夫陈先生各拿出200元，勇敢地迈出了创业的第一步。丈夫负责画设计图，她负责在外面招揽生意，没有钱买车，他们就带着工具搭巴士去干活。有的客户欺负他们年轻没经验，完工后不给工钱，他们只能忍气吞声地去讨钱，在客户的楼下苦等到晚上12点才拿到工钱。那样的艰辛和委屈让她欲哭无泪，也深深体会到社会的复杂和谋生的艰难。

1976年因为装修工程的需要，丽茗夫妇开设了一家小工厂，陈先生包下店面的装修工程，丽茗负责买装修材料和工具。他们非常重视产品质量，如果一个定制家具没有达到标准，宁可把这个家具打掉重做。正是因为坚持优质服务，他们赢得了许多客户的信任。当时他们的孩子还小，保姆周末又要休息，丽茗只好把孩子背在背上，到正在进行装修的大厦干活，边工作边带孩子，辛苦打拼。

丽茗回忆，那时候他们一心扑在工作上，无暇照顾幼年的孩子，她孩子曾委屈地问她：“你是我的亲妈妈吗？为什么是阿姨每天照顾我呢？”她听到孩子天真的问话非常伤心，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第二天她才和孩子谈心：“爸爸妈妈在努力工作，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家有稳定的收入，过快乐的生活。”一番掏心窝的话解开了孩子的心结，让孩子懂得了生活的无奈和父母的爱。她的两个儿子如今各自成家生子，做了家长后，完全理解了那时父母为谋生而牺牲

亲情的一片苦心。

一次，丽茗看到一位70多岁仍在从事装修工作的老人，双手颤抖着拿着尺子，颤颤巍巍地站在凳子上量着家具的尺寸。这一幕深深触动了她。她不禁想到：终有一天，自己也会老去，难道到了那个年纪，还要继续这样辛苦奔波地工作吗？1986年，机会来了，当时有人要出让位于百胜楼二楼的店面，丽茗爱好收藏旧邮票和旧钱币，想到可以用这些收藏做点小生意，于是他们用积攒的资金，顶下了这间店面。

谁知几天后，建屋局的工作人员登门告知，在百胜楼的店面必须售卖书或文具，邮票和钱币类只能占店中商品的10%。此时丽茗的丈夫陈先生恰好正在学画山水画，于是决定把文房四宝当成他们店的主要经营项目。他们去中国进货时认识了一位香港商人，此人在商场经营多年有丰富的从商经验。他看到夫妇俩勤奋好学、踏实肯干，慷慨地教导了他们很多做生意的技巧，也介绍他们认识了制作文房四宝的工厂，这样他们就可以直接和工厂接洽进货，跳过中间商，大量节约了经营成本。

1992年，丽茗夫妇以租赁形式，在百胜楼四

楼创办“品宣阁”，并把装修行业赚来的部分积蓄投入其中，经营书画展卖事业。丽茗回忆，那时的书画作品非常便宜，如果收藏者的眼光独到，可以花几十元到一百元一幅的价钱买下画家的画作。几十年后，如果这个画家成为著名艺术家，他收藏的书画就会大幅升值。他们也发现，许多艺术家和业余创作者的作品没有合适场地来宣传展卖，原因是展览租金非常昂贵，而展卖也不保证能把画作卖掉。他们灵机一动，开始在“品宣阁”提供短期如一个或两个星期的小型书画展，可做个展或几人的联展。百胜楼交通便利，有地铁和多辆公交车到达，是举行小型书画展的好地点。

她介绍说，目前“品宣阁”经营共有三种模式：第一种为短期租赁，艺术家支付固定租金举办展览；第二种则是支付部分租金，售卖的书画作品由业主抽取20%的佣金；第三种则是无需支付租金，但售卖的书画作品按售价的40%作为提成，如果没有卖出一张作品，则艺术家将按照每天200新元来支付租金。这样的灵活经营模式，不仅减轻了艺术工作者办展的压力，也让展售方和业主各得其利，形成多赢局面。例如，



精通诗词、书法与篆刻的郭书明老师就在“品宣阁”举办了两届书法篆刻展。多年来，“品宣阁”也始终热忱欢迎本地艺术工作者或书画爱好者前来举办小型精品书画展，为新加坡书画艺术提供一个交流和展示的平台。

2010年，丽茗的丈夫陈先生因病去世，当时她的小儿子正在澳洲读大学，距离毕业仅剩半年。见母亲骤然失去依靠，悲痛无助，小儿子一度萌生退学回家的念头。丽茗虽然悲伤，但仍劝他说，家里既已承担高昂学费，希望他能够坚持完成学业。然而，小儿子却回答道：“学习是一辈子的事，帮助妈妈度过难关才是当下最重要的事。”这份对母亲的牵挂与担当，令人动容。最终，小儿子毅然收拾行李，从澳洲回到新加坡，陪伴母亲度过了丧偶后最艰难的一段时光。

由于丽茗的年龄大了，精力有限，再加上木器家具的发展受限，2012年他们决定关闭木器工厂，逐步退出了装修行业。后来，她的小儿子加入了家族生意，跟随母亲学习打理位于二楼的店面和四楼的展示厅。他经常和母亲一起到中国工厂去进货，在一次次学习和实践中，逐步摸索并熟悉这一行业的经营方式与运作流程。经过多年亲力亲为的学习与历练，如今，丽茗已能放心地把生意交给小儿子打理，店面的日常经营也有亲戚帮忙照顾。一路走来，如今的丽茗可谓苦尽甘来，终于得以做一个甩手掌柜，退居二线担任经营顾问了。也正因为如此，她才终于有时间，能和我坐下来，慢慢喝杯咖啡，细说这些年来的人生故事。

问到丽茗有关做生意的经验，她笑说：“做生意的道理很简单，但真正做到不容易。第一，做事一定要有诚信，别人和你打交道后，对你的为人深入了解了，就会继续买单并介绍更多的生意给你；第二，要尊重和善待每一位顾客，不可以貌取人，对每一位顾客都要提供热心周到细致的服务，才能赢得顾客的口碑和信赖，会有越来越多的回头客。”

采访过程中，我不禁留意到“金顺利”的经营近况。近几次到访百胜楼，工作日的商场有时颇为冷清，一些店铺顾客寥寥无几，店员百无聊赖地滑着手机。然而，位于二楼最角头的“金顺利”却始终人来人往，显得格外热闹。我和丽茗谈话期间，熟客络绎不绝地上门采购。有人一进门便熟门熟路地报上所需：“小白云10支”“几



丽茗和她的两个儿子在“品宣阁”门口

套毛笔”。言语虽简短，却透着长期来往的默契。还有书法老师来为学生买东买西，进了店门就热情地和她打招呼，一买就是一大包。更让我意外的是，连印度顾客也会特地上门，原来是购买旧钱币。

丽茗告诉我，她们也提供送货上门的服务，如果学校需要大批购买学生用品，她们甚至会亲自开车，把货物直接送去学校。或许正因为如此，多年来，“品宣阁”凭借贴心周到的服务和诚信经营，逐渐积累起稳定而深厚的顾客缘，生意自然也就日益兴隆了。

听完丽茗一路走来的创业经历，我感受到的，不只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奋斗故事，更是他们那一代人凭着勤奋、胆识与坚持，一步步站稳脚跟的人生缩影。从最初的艰难摸索，到后来跨行创业，逐渐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口碑与顾客群，丽茗能够一路走到今天，靠的或许并不只是生意头脑，更是一份踏实做事、诚信待人的真心。她身上那种不惧辛苦、边干边学的韧劲，或许也能给今天的年轻人一些启发：许多事情未必一开始就胸有成竹，但是只要愿意踏出第一步，并在过程中不断学习与坚持，终究能慢慢闯出属于自己的一条路。

(作者为自由译者，新加坡文艺协会理事)

## 狮城别具特色的

## 书画装裱业



文图·陈伟玉

**中**国书画艺术历史悠久，书画装裱则是运用绫、锦、纸、绢等材料，对书画作品进行修饰、美化与保护修复的传统工艺，为中国特有的传统技艺之一。一幅优秀的水墨作品，往往需要精良装裱相辅相成，所谓“三分画，七分裱”，正说明装裱对于提升中国书画整体艺术美感的重要意义。

书画装裱古时称为“装潢”“装治”“装池”“裱褙”“潢治”等。据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自晋代以前，装裱不佳；刘宋时范晔，始能装背。”可见早在南朝时期，装裱技艺已逐渐发展成熟。北宋宣和年间，宫廷书画装裱制度亦日趋完善，后世称之为“宣和裱”。米芾、米友仁父子也曾与装裱工匠共同探讨装裱技法，对古绢、古纸的冲洗、修补等工艺有所推动。至明清时期，苏州逐渐成为书画装裱的重要中心，形成著名的“苏裱”风格，以裱件平挺柔软、配色清雅见长。日本的书画装裱艺术则深受中国影响。自奈良时代（710-794）起，日本通过遣唐使等途径吸收中国装裱艺术，并结合本土审美与工艺传统，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日本装裱风格。

中国历来不少书画家与收藏家皆深谙装裱之道。齐白石早年曾从事裱画工作，不少书画家亦曾于装裱店学艺，对装裱工艺颇为熟悉。书画与装裱相辅相成，裱褙行业的发展亦与书画艺术息息相关。随着书画艺术的兴盛，装裱工艺也不断发展与完善。近代以来，中国书画艺术南传，对新加坡本地绘画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20世纪30年代，不少南来画家将中国传统绘画的笔墨精神、构图方式与审美意识带入新加坡，推动了本地彩墨艺术的发展。书画艺术与装裱技艺犹如一体两面，随着中国画在新加坡的传播与发展，装裱行业亦逐渐在本地扎根发展。

### 徐悲鸿引进装裱肇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全面抗战由此展开。陈嘉庚发起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简称“新华筹赈会”，马来亚各地纷纷组织地方筹赈机构，共同支援中国抗战。1938年，文人郁达夫到新加坡，从事抗日文化宣传工；画家徐悲鸿则通过举办筹赈画展，以艺术报效祖国。徐悲鸿与新加坡侨领黄孟圭交情深厚，也曾为陈嘉庚、林志义等侨领及其家人绘制肖像。1939年1月，徐悲鸿南下新马举办筹赈画展，直到1941年12月返回中国。为筹办画展，他特邀檳城裱画师傅邱珍祥赴新加坡协助装裱工作。

邱珍祥（进三）出生在龙溪县，自幼承袭祖传古今



字画精裱工艺。南来槟城后，他在“大吉祥”装裱店做裱工。后来，经南国旅社骆清泉引荐，与徐悲鸿相识，并通过考核，随同赴新加坡协助筹办画展。黄孟圭的“敬庐”设有装裱工场，邱珍祥曾为徐悲鸿赴海外展览的数百副作品进行装裱。徐悲鸿对装裱要求极高，由于不谙福建话，双方沟通需要陈人浩及学生翻译。邱珍祥亦曾陪同徐悲鸿前往漆木街玉发纸店选购厚矾纸等书画材料。

1941年日军南侵前夕，徐悲鸿离开新加坡，邱珍祥随后亦离开敬庐。<sup>[1]</sup>战后，他于大坡漆街（Church Street）开设书画舫，经营书画装裱生意，新加坡书法学会会长陈声桂为其客户之一。后来因政府重建市区，漆街旧店屋遭拆除，“书画舫”遂迁至芳林购物中心继续营业，并由其子邱智生接管经营。邱珍祥于1988年12月10日逝世。<sup>[2]</sup>

徐悲鸿当年为举办个展，将中国装裱材料与技法带入新加坡，并由来自福州的林俊英负责装裱画作。林俊英原从事纸扎行业，后逐渐掌握书画装裱技艺。战后，林俊英在大坡漆街开设“彩石斋”，经营书画装裱生意。收藏家杨启麟与彩石斋来往甚密，经常拿字画到彩石斋装裱。1970年代，彩石斋因市区重建计划影响，



彩石斋印戳

搬至芳林公园一带继续营业。1985年桥南中心竣工后，彩石斋迁入该处。后来，其子又将店铺搬至尼路（Neil Road）一带，最终因经营困难而停业。

## 张丹农父子涉足装裱业

蔡澜曾说：“裱画就像为中国书画加一层衣裳，衣裳是否剪裁得宜，得看裱画师傅的功夫。”<sup>[3]</sup>裱画师犹如字画的医师，他们通过装裱技艺，不仅令画作得以更好展示和珍藏，更能修复破损，使其“起死回生”。

书画篆刻家张丹农（1903-1975）出生于广东梅县望族，早年就读上海美专。毕业后，受聘于河南省开封中州大学任教，并兼任美术学校教师。他爱好篆刻，广泛搜集秦汉古印及明清名家印谱，潜心研究，渐负盛名。其后辗转苏州、上海，以出售艺术品与绘画为生，活跃于金石书画界。1930年代，他到吉隆坡举办金石书画展。抗战爆发时，张丹农到新加坡举办书画篆刻筹展，支持祖国抗战。1940年定居新加坡后，他担任林师万秘书，并在中正中学担任美术教师。战后，他曾在崇侨银行服务，兼任《中兴日报》督印。后因肺疾告假疗养，病愈后就专心从事绘画和篆刻，成为新加坡书画篆刻界的重要人物之一。<sup>[4]</sup>

1960年初，张丹农到台湾举办书画篆刻展览，携其子张俊宇同行，在当地逗留三个月。其间，张俊宇拜师学习书画装裱和修复画作的技法，学成后随父返回新加坡。张俊宇虽未继承其父绘画衣钵，却在其鼓励下潜心钻研装裱技艺，并投身装裱业。此后，他凭借精湛技艺，长期协助张丹农处理书画装裱与修复工作，成为其艺术事业的重要助手。

1960年代中期，张俊宇开始在实龙岗路（Serangoon Road）开设装裱店，从事书画装裱与修复工作。这门手艺不仅维持家中生计，也让张丹农免于频繁为筹办画展奔波劳碌。张俊宇认为每位装裱师都有各自的装裱风格与技艺，而一幅书画作品的装裱过程往往繁复且极为耗时。装裱的第一道工序是在原画背面粘上一层纸，称作“托画”，其作用在于使原画平顺，并增强纸绢韧性。其后还需经过方裁、刺镶、镶嵌、四裁、转边、粘串、配背、扶活等多道工序，<sup>[5]</sup>方能完成一件装裱作品。

## 80年代装裱业风靡一时

新加坡独立后，政府大力兴建组屋，推动“居者有其屋”的社会蓝图。自1980年代起，随着居家条件不断改善，许多家庭在迁入新居前，往往讲究室内布置与家具陈设。其中，悬挂书画作品、摆放艺术品，逐渐成为现代家居装饰的重要元素之一。传统华人家庭素有悬挂字画、张贴对联的习俗，以营造古朴、典雅的文化氛围及书香气息。随着本地居民经济能力提高和生活水平不断提升，越来越多家庭开始通过选购画作，布置艺术装饰来美化家居环境，为日常生活增添更多艺术气息与文化韵味。

由于新加坡土地面积小，本地居民喜爱出国旅游观光。前往中国、香港、台湾、日本及韩国等地旅游时，不少人会选购画作为纪念和收藏，尤其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本地人到中国旅

游时，不忘在当地购买物美价廉的书画带回新加坡。这些画作经装裱或装框后，悬挂家中，既能点缀生活空间，也成为个人审美与文化情趣的体现。这股风潮也在无形中带动了本地装裱行业的发展。

裱画不仅是一门工艺，更是一项延续与保存艺术品的工作。现代的书画装裱形式多样，主要分成卷轴（挂轴）、手卷、页册三大类。1979年海鸥画廊重金礼聘广州裱画名家陈觉人来新加坡，为收藏家、艺术家裱画。海鸥画廊除裱古今名画外，兼售宣纸、文房四宝，以及明清与近现代名家真迹等艺术品。<sup>[6]</sup>到了1980年代，本地已有10余家裱画店，若加上业余及家庭式经营者，相关从业者约有30家。黄明宗是新加坡著名书法家及画家，曾鼓励其弟黄明生学习裱画，师从董函青，学成后自立门户，成为当时本地知名裱画师之一。

另一位裱画师王思宗（1940-2011）自幼热爱书画，后来赴香港、台湾学习裱画，并逐渐成为书画收藏家。他与夫人刘玉娟于1980年6月2日在书城大厦（今百胜楼）开设“金石书画社”，售卖文房四宝，并提供书画装裱服务。<sup>[7]</sup>

王思宗热衷于研究古画揭裱与修复，经常在金石书画社举办书画展览，与书画爱好者分享明清及近现代名画鉴赏心得。在收藏家、书画家与艺术爱好者的推动下，当时本地华人书画圈逐渐开始关注传统书画与装裱工艺，也吸引了一些年轻人接触并学习装裱技艺。何梅田便是一个典型例子，他因热爱中国书画，而逐渐走向书画装裱与修复之路。



## 篆刻及装裱师傅何梅田

何梅田热爱篆刻与书画装裱，对中国传统艺术兴趣浓厚，曾学习二胡、笛子及古琴，并先后随赖瑞龙学习水墨画、随陈建坡学习篆刻。后来，经陈建坡介绍，他加入新加坡啸涛篆刻书画会，进一步接触中国书画艺术。

1986年，何梅田参加新文化工艺社举办的短期裱画班，跟张建硕学习书画装裱技法。其后，又参加友谊书局主办的书画装裱课程，由上海博物馆书画珍品裱画师孙坚讲授。为了深入掌握手卷与册页装裱技法，他更远赴四川，向刘成益学习手卷和册页装裱技法，以汲取不同流派装裱技法及长处。<sup>[8]</sup>

在陈建坡的鼓励下，何梅田正式投身书画装裱行业。三十多年来，他不仅累积了丰富的装裱经验，还可以辨识名画真伪，对宣纸材料也颇有研究。他认为，优良的宣纸手感柔韧细滑，较不易受虫蛀。传统净皮宣纸多以树皮与稻草按比例制成，而棉料纸则以稻草成分较高，比较适合用于裱画。不同宣纸对裱画效果的影响很大。

何梅田说，装裱前必须观察画作墨色与颜料遇水后是否脱色，以判断“干裱”或“湿裱”工艺。“干裱”需先在托底纸刷上浆糊，再用另一张宣纸吸去上完浆托底纸的水份，而另一边把要托的画心朝下，画下面须衬托一张与画心大同小异的纸张，以防画心脱色。之后再吧吸完水份的托底纸覆盖在画心背面，排实上墙。反之，湿裱多数用于不易褪色的画作，直接在画心背面刷上浆糊，托裱一层宣纸。然后即可上墙待其完全风干。一天后将画心裁成方正，然后依顾客的需求加上绫边或绢边，以平衡整幅画作的色彩。他认为绫为边较华丽，而绢为边较典雅。绫边后再加上两层纸为复背。接着上墙以拉平，经四天至一周干透再取下。最后装上天杆、地杆即完成一幅作品的装裱。<sup>[9]</sup>

除了装裱画作，何梅田也擅长修复旧书画。一位退休教师曾称赞其裱工精细，能细心修复画作上的霉斑与污渍。他会依画作情况，以热水、漂白水或双氧水等逐步清理污痕，再用清水洗净化学药水的残留异味，尽可能恢复画作的原貌。

装裱是一门专门的技艺，不仅强调耐心，更重视精细。一幅书画作品完成后，需要经过装裱，才能更稳固、美观，也更适宜收藏与欣赏。尤其是旧书画的揭裱与修复，更考验装裱师的经



何梅田

验、耐心与审美能力。装裱师犹如书画的“医师”，经其修复或重裱，许多残旧破损的作品得以重获新生，延续艺术生命。

然而，随着时代变迁，新加坡传统手工装裱行业已日渐式微，真正精通古法装裱与修复技艺的师傅亦愈来愈少。正因如此，这门隐身于书画背后的传统匠艺，更显珍贵。装裱不仅为书画增添形式之美，也保存了作品的精神气韵与文化价值，使丹青墨迹得以历久长存。

### 注释：

- [1] 欧阳兴义，〈敬庐松风——徐悲鸿与黄孟圭的敬庐学校〉，《悲鸿在星洲》，新加坡：艺术工作室，1999年，页153-160。
- [2] 《联合早报》，1988年12月11日，页33。
- [3] 蔡澜，〈好画穿衣靠裱工〉，《新明日报》，1995年2月14日，页19。
- [4] 陈世集，〈篆刻大名家张丹农〉，《南洋艺术》，总13期，页54。
- [5] 赖南达，〈为字画添补衣裳〉，《联合早报》，1986年8月7日，页26。
- [6] 《星洲日报》，1979年3月14日，页11。
- [7] 《南洋商报》，1980年6月3日，页4。
- [8] 何梅田的访谈，2025年11月15日。
- [9] 何梅田的访谈，2026年1月10日。

（作者为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博士，文史工作者）

# 螺钿留芳

## 碧山亭贺仪镜框中的百业记忆



文图·庾潍诚

2023年，我偶然在碧山亭库房里发现一件螺钿贺仪镜框，造型古朴典雅。追溯其来源，始知这件文物为1953年新公所落成时由各会馆团体赠送的贺礼。这件文物不仅富有工艺价值，更蕴含上世纪五十年代新加坡华社组织网络的丰富信息。

时光荏苒，仔细端视这件螺钿贺仪镜框，我发现它上面竟然载录了众多会馆和团体组织。而随着时间流逝，许多曾经活跃、辉煌一时的团体组织或许已经淡出历史舞台甚至消亡。这众多会馆和团体组织也是见证一个时代发展的缩影，同时更反映当时各种行业的种类形态。一块看似普通的贺仪镜框，却默默铭记着70多年前新加坡华人社群的百业百态。这不是一件静止的工艺品，而是活着的族群记忆。

### 贺仪镜框中所列捐赠者（团体）名单

螺钿工艺，是将螺壳、贝壳切片镶嵌在器皿表面，形成花纹图案的工艺，常用于高档家具。在传统华人礼俗中，贺仪不仅是祝贺之举，更是人情网络的物化体现。螺钿工艺的运用，体现赠礼者的用心和庄严。

这件文物的用途是庆贺碧山亭（既是庙宇、灵塔管理机构）新公所1953年落成开幕。它中间大字书写“富丽堂皇”，右侧书写“广惠肇碧山亭公所大厦落成志庆”，左侧则上下竖写罗列众多捐赠者（团体）的行名、堂号等等。现转录捐赠者名单（左右横读）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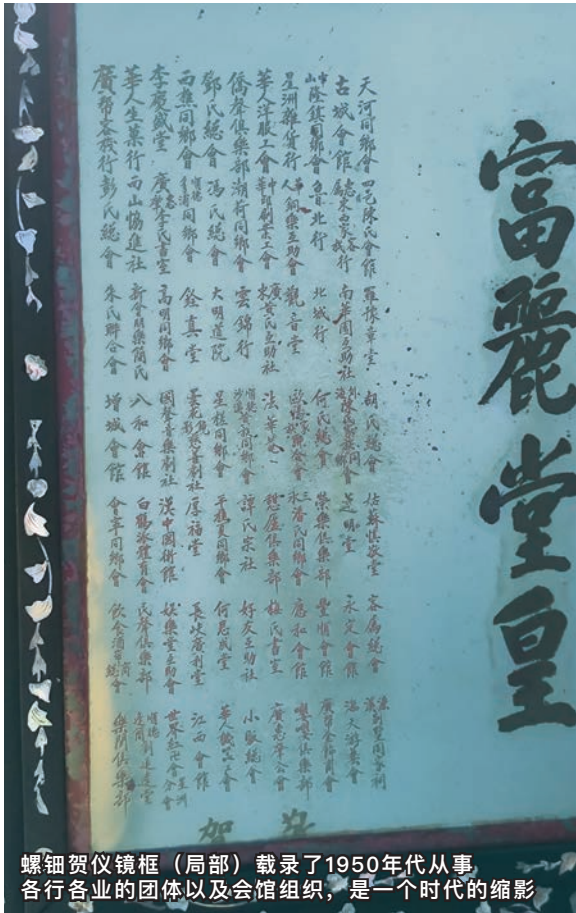
第一排：广帮客栈行、华人生菓行、李庆盛堂、西樵同乡会、邓氏总会、侨声俱乐部、华人洋服工会、星洲杂货行、中山隆镇同乡会、古城会馆、天河同乡会；



广惠肇碧山亭珍藏的螺钿贺仪镜框  
(年份：1950年代)

第二排：彭氏总会、西山协进社、广惠肇李氏书室、顺德豸浦同乡会、冯氏总会、潮荷同乡会、中华印刷业工会、华人铜乐互助会、鲁北行、惠属东西家客栈行、四邑陈氏会馆；

第三排：朱氏联合会、新会朋乐简氏、高明同乡会、铨真堂、大明道院、云锦行、广东黄氏互助社、观音堂、北城行、南华园互助社、罗豫章堂；



螺钿贺仪镜框（局部）载录了1950年代从事各行各业的团体以及会馆组织，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第四排：增城会馆、八和会馆、国声音乐剧社、昙花镜影慈善剧社、星槎同乡会、顺德沙溪黄族同乡会、法华菴、欧阳家族联合会、何氏总会、外海陈氏家族同乡会、胡氏总会；

第五排：会宁同乡会、白鹤派体育会、汉中国术馆、厚福堂、平桂夏同乡会、谭氏宗社、憩庐俱乐部、三水潘氏同乡会、荣乐俱乐部、莲明堂、姑苏慎敬堂；

第六排：饮食酒帘商总会、民声俱乐部、娱乐堂互助会、长岐广利堂、何思成堂、好友互助会、梅氏书室、应和会馆、丰顺会馆、永定会馆、客属总会；

第七排：乐闲俱乐部、顺德逢简刘迫远堂、世界红卍会星洲分会、江西会馆、华人机工会、小贩总会、广惠肇公会、嚶嚶俱乐部、广帮金饰商会、海天游艺会、濂溪别墅周家祠。

### 捐赠者（团体）名单归类整理

以上这件贺仪镜框载录的捐赠团体组织，不

仅数量众多（合共77个），涵盖范围广泛，且类型多样，涉及业缘、地缘、血缘、宗教、艺术、体育等多个领域。为便于理解、研究与展示，我对这众多团体组织做了归纳分类。

对不同团体进行归纳分类的意义在于，首先有助我们厘清当时华人社群的组织结构与网络，有助我们理解这些团体在社会运作中扮演的不同角色；

其次，通过归类能让我们辨识各类团体在华人社会中的功能，例如宗教团体提供精神寄托，业缘组织代表经济利益，同乡会维系乡情血脉，艺术与体育团体则丰富文化生活。这些多元组织形态共同支撑着社区发展。

其三，通过归类有助我们为进一步的研究或对比研究建立一个清晰的文化研究框架；以及其四，通过归类整理能让我们看出当时不同性质团体虽然背景各异，却有着共同交叉网络以促成华人社会团结互助的传统。

#### 第一类：工会/行业组织

序	名称	说明
1	广帮客棧行	客棧旅店类商业
2	广帮金饰商会	金饰行业商会
3	星洲杂货行	杂货业商号
4	云锦行	纸扎祭拜用品商号
5	鲁北行	建筑业者组织
6	华人生菓行	水果行商铺
7	惠属东西家客棧行	客棧类商业组织
8	北城行	建筑木工师傅组织
9	饮食酒帘商总会	饮食行业组织
10	姑苏慎敬堂	酒楼饮食业者
11	铨真堂	喃呒道士师傅组织
12	华人洋服工会	洋服裁缝工人
13	中华印刷业工会	印刷行业工会
14	华人铜乐互助会	铜乐演奏者行业组织
15	华人机工会	机器技工类工会
16	小贩总会	市场小贩工会
17	八和会馆	粤剧艺人会馆（亦文娱）

#### 第二类：地缘会馆/同乡会

序	名称	说明
1	应和会馆	客家人组织
2	古城会馆	刘关张赵四姓组织
3	丰顺会馆	广东丰顺人

4	中山隆镇同乡会	广东中山隆镇人
5	会宁同乡会	广东四会和广宁合称
6	增城会馆	广东增城人
7	平桂夏同乡会	佛山南海区平洲夏西组织
8	江西会馆	新加坡三江会馆属下公团
9	星槎同乡会	广东顺德均安镇星槎村
10	顺德豸浦同乡会	广东顺德豸浦人
11	顺德沙溪黄族同乡会	黄姓+地名
12	三水潘氏同乡会	潘姓+三水
13	西樵同乡会	广东佛山西樵人
14	高明同乡会	广东高明人
15	客属总会	客家总会
16	潮荷同乡会	广东新会潮莲乡与荷塘乡人士
17	赣南会馆	粤北赣南地区
18	永定会馆	福建永定人
19	广惠肇公会	广州、惠州、肇庆三地联合
20	顺德逢简刘追远堂	顺德人+刘姓追远堂

### 第三类：姓氏宗亲组织

序	名称	说明
1	朱氏联合会	朱姓宗亲
2	罗豫章堂	罗姓堂号
3	梅氏书室	梅姓书室
4	欧阳家族联合会	欧阳姓宗亲
5	冯氏总会	冯姓宗亲
6	何思成堂	何姓宗亲堂
7	何氏总会	何姓总会
8	胡氏总会	胡姓总会
9	谭氏宗社	谭姓宗社
10	外海陈氏家族同乡会	陈姓+地缘
11	四邑陈氏会馆	陈姓+地缘“四邑”
12	新会朋乐简氏	简姓宗亲
13	彭氏总会	彭姓总会
14	黄氏互助社	广东黄姓
15	广惠肇李氏书室	李姓书室
16	李庆盛堂	李姓堂号
17	顺德沙溪黄族同乡会	黄姓+地名
18	周家祠（濠溪别墅）	周姓祠堂
19	刘追远堂	刘姓祠堂（含于顺德逢简）

### 第四类：宗教/慈善/道场

序	名称	说明
1	观音堂	佛教庙堂
2	法华菴	佛教庵堂
3	大明道院	道教道场

4	厚福堂	民间信仰堂
5	莲明堂	道教/佛教堂号
6	世界红卍会星洲分会	宗教慈善组织（世界红卍会）

### 第五类：文化娱乐/体育组织/俱乐部

序	名称	说明
1	国声音乐剧社	戏剧社
2	昙花镜影慈善剧社	戏剧团体
3	民声俱乐部	文娱俱乐部
4	荣乐俱乐部	文娱俱乐部
5	乐闲俱乐部	文娱俱乐部
6	嚶嚶俱乐部	文艺团体
7	憩庐俱乐部	俱乐部组织
8	侨声俱乐部	俱乐部组织
9	海天游艺会	游艺团体
10	娱乐堂互助会	娱乐/互助组织
11	白鹤派体育会	武术流派体育会
12	汉中国术馆	武术教育机构
13	八和会馆（兼归此）	粤剧艺人

### 第六类：其它/不详

序	名称	说明
1	西山协进社	广东佛山顺德区西山（待考？）
2	南华园互助社	互助会（旧时有南华园艺互助社，不知是否为同一团体）
3	好友互助会	互助组织，具体不详
4	长岐广利堂	广东茂名化州市长岐镇（待考？）

以上的归类，与其说是团体名单整理，毋宁说它们是一个“时光胶囊”，让我们从另一个视角管窥旧时代南来谋生的广帮人士，在扎根本土并茁壮发展过程中通过“互助”形式谋求和保护自身族群利益。

总之，这件螺钿贺仪镜框，不仅是旧时代的贺礼，它更是一段历史的见证。它记录了1950年代新加坡华人社会中，各种行业、会馆、宗亲、社团的名字，也展现出当时社群间互相支持、团结合作的情谊往来。透过整理和归类这些团体名称，我们也得以了解当时华人社会的组织结构和生活样貌。这不仅有助于保存文化记忆，也能为未来的研究和文物展示提供参考。

（作者为哲学博士，文史研究者）

# 新华文学中的旧体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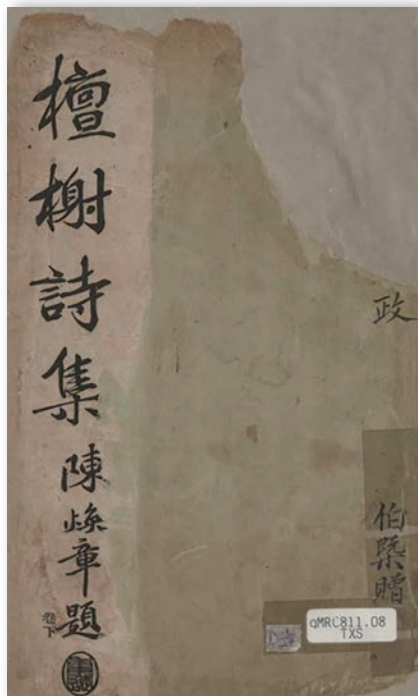
文·林立

著名诗人邱菽园和潘受，对本地旧体诗的发展贡献良多。

**追**源溯始，旧体诗以及古体文可以说是新华文学最早的写作形式，即便称为新华文学的源头亦不为过。早期新马华人社会文化程度低落，经清朝驻新领事左秉隆（1850-1924）、黄遵宪（1848-1905）的大力提倡，始渐有文风。他们成立会贤社、图南社等文学团体，积极办学，奖励创作，由是初步形成了一个士人阶层。他们本身也是出色的诗人，撰写了不少与本地风物和生活有关的作品，如左秉隆的《息力》《流连》《园多异木奇果编以成诗》，黄遵宪的《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番客篇》、《新嘉坡杂诗》12首等。

## 1926年《檀榭诗集》

及后，有“南国诗宗”之称的邱菽园（1874-1941）在19世纪末创办了丽泽社和乐群文社，又在1920年代与诗僧释瑞于（约1867-1953）等成立檀社，继续推动旧体诗的创作。其中檀社在1926年出版了《檀榭诗集》，是新加坡现存唯一一部早期诗社的唱和集，内容既有对本地生活和文化的关注，也有对故国故土的思念，展现了早期华人复杂的旅居心态。此外，邱菽园也撰写了大量以“星洲”为题、富有南洋色彩的诗歌，如《星洲杂感》四首、《星洲竹枝词》100多首、《晚过嘉东》《嘉东雨》等。其中《闻马来童塾诵声》是一首反映种族和谐的佳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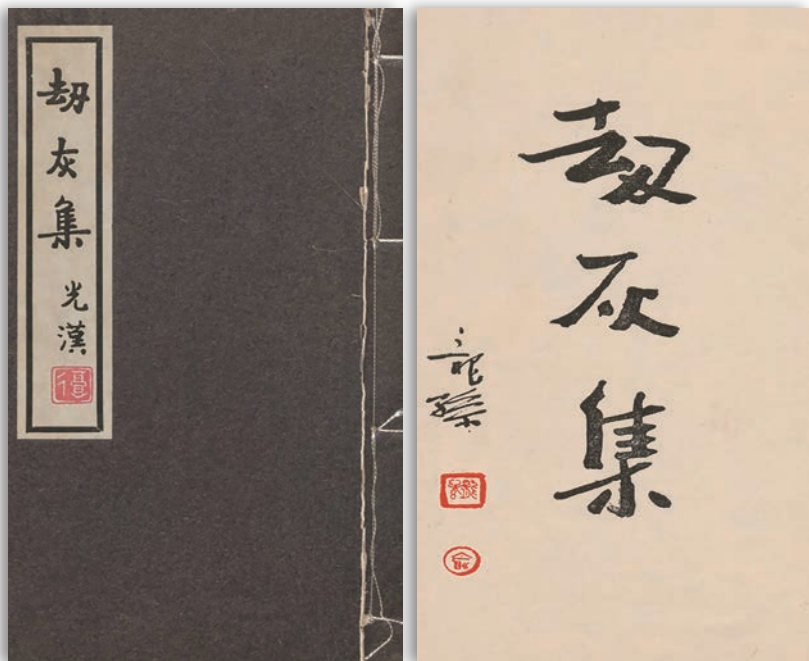


《檀榭诗集》封面，1926年

入耳华风似，夷童午塾声。  
如珠穿自贯，隔牖听来清。  
乱石琮流水，乔林啜谷莺。  
老夫安学汝，或许齿重生。

诗中马来儿童读书的声音生动地比喻作石上淙淙的“流水”和林中歌唱的“谷莺”，甚至想向他们学习，足见作者对友族文化的热爱和欣赏。

华族诗人也经常借用“竹枝词”这一短小通俗的诗歌体裁来记述南洋的日常生活和社会面貌。李庆年的《南洋竹枝词汇编》就收录了



李西浪《劫灰集》书影，1946年

后一位重要诗人。他的文辞凝炼，学识渊博，又能结合时事，写出新意，如《众花》一首，便以象征手法讴歌种族共融：

众花同圃不同科，  
却喜香来有共和。  
合犒东风一杯酒，  
今年春比去年多。

生活在新加坡的不同族裔，虽有文化上的差异，却能和谐共处；就像种植于同一个花圃中的各类花卉一样，散发出各自的香气，又能互相调和。

4000多首刊载于华文报章的竹枝词。这些作品不但为我们描画了早期新加坡人民的生活习惯和情感意识，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战前新加坡的社会、文化和历史。

沦陷时期，在日本军政府的高压统治下，一批诗人仍暗中进行地下唱和，书写他们的创痛经历和对光复的期待。这些作品在战后面世，分别有李西浪（1898-1972）的《劫灰集》和郑光汉（1909-1971）编的《兰花集》等。此外还有谢松山（1891-1965）记录整个沦陷历史的《血海》，当中特别提及验证大屠杀和日占时期的各种暴政与社会怪现状。

时至今日，旧体诗仍受到不同年龄层读者的欢迎。除了新声诗社和在1990年成立的全球汉诗总会一直努力不懈地提倡外，新加坡国立大学一批学生也在2016年夏天成立了南金诗社，积

### 新声诗社的成立

战后至新加坡立国，旧体诗的创作方兴未艾。1958年，一批诗人组成了新声诗社。直到现在，该社仍甚为活跃，是新加坡历史最悠久的华人诗社。而南洋大学中文系也在1950年代末开设诗词课程，并出版了《云南园吟唱集》《新加坡古堡纪游诗》和《南风词集》三部诗词集。

有新加坡“国宝”之称的诗人潘受（1911-1999）可算是上个世纪新加坡旧体诗写作的最



《新洲雅苑》封面

极推动校园内的旧体诗研习和写作。2015年，全球汉诗总会又创办了《新洲雅苑》半年刊，并持续刊行至今，为本地诗人和学生提供了旧体诗专门的出版和交流园地。

#### 延伸阅读：

- [1] 李庆年，《马来亚华人旧体诗演进史（1881-194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2] “新加坡旧体诗库”，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
- [3] Lam, Lap. *Cultural Transplantation: The Writing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in Colonial Singapore (1887-1945)*. Leiden: Brill, 2024.
- [4] Wang, Bing.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in Singapore: Witnesses to Social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8.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文中图片由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网站、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Digital Gems、全球汉诗总会提供)

本文转载自“新加坡华族文化百科”网站。欲阅读更多有关新加坡华族文化的精彩内容，请扫描以下二维码，浏览“新加坡华族文化百科”网站。



## Classical-style poetry in Singapore Chinese literature

Classical-style poetry and prose can be said to be the earliest forms of writings in Singapore Chinese literature. It was through the vigorous efforts of Tso Ping-lung (1850-1924) and Huang Tsun-hsien (1848-1905)—then consulate-generals in Singapore appointed by the Qing government—that a literary scene gradually took shape. The two men were accomplished poets who wrote numerous works inspired by local sceneries, products and daily lives. They established literary societies, actively set up schools and encouraged writing, making way for the emergence of a literati class.

Later, Khoo Seok Wan (1874-1941) started other literary societies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to continue promoting the writing of classical-style poetry, including establishing Tan She (Sandalwood Society) with poet-monk Shi Ruiyu (c.1867-1953) and others in the 1920s. In 1926, Tan She published *Tanxie shiji* (Poetry Collection of the Sandalwood Society), which stands as the only extant collection of poems by a poetry society in Singapore in the early years. Its content reflects not only local life and culture, but also nostalgia for the homeland in China, revealing the complex emotions of early Chinese settlers in Singapore. Khoo himself also composed numerous Singapore-themed poems rich in Nanyang flavour.

In those days, Chinese poets frequently adopted the concise and popular "bamboo-branch verse" form of poetry to chronicle the daily life and social landscape of Southeast Asia, which helped to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pre-war Singapore. Lee Keng Lian's *Nanyang zhuzhi ci huibian* (Compendium of Bamboo-branch Verses of Southeast Asia) contains more than 4,000 of such poems published in Chinese-language newspapers.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under the oppressive rule of the Japanese military government, a group of poets continued to engage in clandestine poetic exchanges, documenting their traumatic experiences and yearning for liberation from Japanese rule. Such works were published after the war and chronicled the entire history of the occupation, specifically mentions the Sook Ching Massacre, as well as the various forms of tyranny and social anomalies during the period.

Classical-style poetry flourished in Singapore from the post-war period to the country's nation-building era. In 1958, a group of poets founded Xin Sheng Poets Society, which remains active today and is the oldest Chinese poetry society in Singapore. Poet Pan Shou (1911-1999), hailed as a "national treasure", is considered Singapore's last prominent 20th century poet who wrote in the classical style. A man of profound learning, Pan's works are refined and concise, incorporating current affairs to offer fresh perspectives.

Classical-style poetry has readers of all ages today. The Xin Sheng Poets Society and the General Society for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International) were founded in 1990, and the latter launched the biannual journal *Xin Zhou yayan* (Elegantiae Florilegium of the New Island) in 2015 to provide local poets and students with a platform to publish and exchange classical poetry. A group of students from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also formed the Nanjin Poetry Club in 2016 to actively promote the study and writing of classical-style poetry on campus.

# 怀念春天

作者·齐亚蓉

离开四季分明的故土转瞬已二十八九年头了，每当春节过后，总会陷入莫名的惆怅，我知道我想念春天了……

## 1

小时候对春天的认识颇为简单，就一个字：暖。春天来了，天气暖了，不再畏惧严寒的身心舒展开来，脸上的笑容也跟那河里的流水一般，欢畅而奔放。

漾满笑意的双眸闪着亮光，跟着这里那里不断冒出的新绿跃动。最早的一丛，是在河边，冰雪尚未完全融化，淡绿的水芹迫不及待地探出头来，活泼泼，水灵灵，跟身边玻璃片似的冰层及冰面上白皑皑的雪粒相互依偎，煞是动人。于是满怀惊喜地奔过去，小心翼翼地蹲下来，然后不管不顾地掀开那薄冰，这才发现水底竟然挨挨挤挤一大片。

抬起头，看到河畔的柳枝也冒出了嫩芽，细细的，小小的。星星点点的新绿似有若无，随着枝条轻轻摆动，不几天，千万条飘垂的绿丝带也

就大大方方地“临水自照”了。以水为镜的它们拥着天，拥着地，拥着一双又一双清澈的眼，沉醉在二月的风里。

## 2

天暖了，心暖了，满眼的花儿也就绽开了。

记忆中的故土没有养花种草的习惯，但家家房前屋后都栽有果树，最为常见的是杏树、桃树跟梨树。种类少之又少，但绽开的花朵哪个又能数得清？

最先映入眼帘的是杏花，含苞时的杏花酷似少女羞红的脸颊，待到完全绽开，花瓣几乎褪为纯白，花萼处的红则成为了点缀，远远望去，淡淡的，粉粉的，不那么显眼，但自有一种超凡脱俗之神韵，美得动人心魄。

接下来是桃花，含苞时的桃花跟杏花差别不

大，绽开后则很是不同：粉白的杏花适合近瞧，艳红的桃花远远就看得见——些许不羁，些许张扬，实实在在的俗世之美，令人看了一眼还想再看一眼。

紧随其后的是梨花，无论含苞时抑或绽放后，一簇一簇的，雪花般洁白。雪白的花朵衬着鲜绿的叶片——世间少有的圣洁之美，令人喜不胜喜且心生敬意。

无论杏花、桃花还是梨花，它们绽开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结果。我们喜见花开的同时，心里想的念的也是它们的果实。

但也有不接果的花儿，那就是迎春。之所以把它排在较后出场，是因为小时候仅在离家很远的山崖上见过那么两三回，且在好多好多年之后，方才知晓这最先令人心动的小黄花名曰迎春。

不得不提的还有油菜花，其诱人之处除了花朵本身，还有花丛中的蝴蝶。看到翩翩起舞的蝴蝶，哪个小顽童又能管得住自己的手脚？于是乎，明媚的阳光下，金灿灿的油菜花伸开双臂，拥抱上下翻飞的蝴蝶，拥抱追逐嬉戏的小伙伴。这样一幅春景图，哪个又能忘得了？

### 3

但其实，小时候对于桃红柳绿并未给予太多的期盼与关注，因为总觉得这一切的发生就跟冬去春来那般自然而而且又理所当然，那份跃然纸上的喜悦不过日后忆旧时所赋予的万般柔情。但也有令人翘首以盼的，那便是去年檐下的燕子今年会否按期归来，当某日晨起看到那熟悉的身影，那份欣喜若狂无异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

一阵又一阵雀跃之后，随即陷入长长的遐思，一种对于远方的遐思。所谓的诗与远方，不过最为初始的人生梦想。

是的，梦想。春天是梦想的摇篮，无论奔走在春光里，抑或漫步在细雨中，那纷至沓来的思绪就像田里的麦苗或路边的小草，稍不留神就一截一截往上窜，拦也拦不住。

春天的梦想任性而不着边际，但又让人觉得

一切皆有可能，尤其当丝丝缕缕的阳光自指缝间穿过并任由捕捉的时候。此时的你恨不得跟那天上的风筝一比高低，或者生出一对有力的翅膀，跟那空中的燕子一个样，想飞多高就飞多高，能飞多远就飞多远。

春天是梦想的摇篮，系在或浓或淡的绿荫间，一年又一年。

### 4

童年、少年时的春天看得见也摸得着，对春天的喜爱毫不掩饰，溢于言表。不知天高地厚的年纪，梦想是专利，是馈赠，也是奖赏。

萌生于春光中的梦想貌似天马行空，但其实只跟一件事有关，那就是长大：渴望长大，渴望离开，渴望展翅高飞，渴望更为广阔的天地。

但当梦想起航，随之而来的，则是远离：是岁月的远离，也是春天的远离。

第一次春游在高一那年，我谓之寻找春天。

城里的春天只是时序的推移，春光被挡在了城外，春游成了一种自我补偿，或者说对春天的一种朝拜。由此而生的，是对春光易逝的感伤，也是对人生苦短的感叹。

春游成为了一种期盼，寻找春天也成了一首诗，一支歌，一种情怀。

对春天的真正远离，是在来到四季皆夏的岛国之后。长长的二十余年，从梦回到怀念，从一种伤感到另一种伤感。浓浓的，淡淡的，不招自来，挥之不去。

不止一次对岛国出生的幼子谈起春天，告诉他那个季节的神奇之处在于那种肉眼可见的生机跟希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少到多，以及由此而来的惊喜、惊奇或惊异。

### 5

又一个春节来了又去了，我在四季皆夏的狮城怀念春天……

（作者为本地作家、冰心文学奖首奖得主）

# 马里士他

## 带着年代气息的“阿公的路”



文图·李国樑

**马**里士他是由名字铺陈而成的街区，这带的街名多数是殖民地时代的华人先贤、显要称谓与南洋地名。这些路名不仅是地址，更像带着年代气息的“阿公的路”，层叠成一部地方志。

### 大路南北各有春秋

马里士他路北面的道路多以人物命名：大人路（Tai Gin Road）、拿督路（Jalan Datoh）、惹兰拉惹（Jalan Rajah）、亚佛路（Ah Hood Road，黄亚佛）、文德路（Boon Teck Road，黄文德）、金吉路（Kim Keat Road，蔡金吉）、黄埔路（Whampoa Road，胡亚基）等。“Tai Gin”是对殖民地官员的方言称呼，而拿督与拉惹皆为当时对显赫人士的尊称。大人路一带俗称乌桥，因当年一座河上的黑色木桥连接亚佛路与大巴窑而得名；它曾是私会党云集之地，使大人“管辖”之地反添几分黑道色彩。

此外，惹兰都顺（Jalan Dusun，果园）、惹兰拉马拉马（Jalan Rama Rama，蝴蝶）、

惹兰拉惹乌当（Jalan Raja Udang，翠鸟）、惹兰甘马挽（Jalan Kemaman，登嘉楼的沿海镇乡）等则提醒人们这里曾是风光明媚的乡村。

马里士他路北面与加冷河之间隐藏着5000多个组屋单位，构成加冷区逾3万个公共住家的一部分。圣迈克组屋区（St. Michael's Estate）今称黄埔，是这里最早的大型住宅区，最初由新加坡改良信托局兴建，后由建屋发展局接手；其中惹兰马摩（Jalan Ma'mor）保留着罕见的HDB排屋。

马里士他路南面则铺展另一重地理想象，伊拉瓦底路（Irrawady Road）、珊瑚（Shan Road）、百胜路（Bassein Road）、爱业路（Akyab Road）、缅甸路（Minbu Road）、曼德礼路（Mandalay Road）、巴摩路（Bhamo Road）、百乐美路（Prome Road）、马达班路（Martaban Road）、白姑路（Pegu Road）、爱花路（Ava Road）等源自缅甸古都与城镇的名称，使这个地方带着异域的回响。马里士他路与汤申路的南面交界，则是前潮州人的广恩山坟场。

这些街道的核心人物，便是新加坡第一任美国领事约瑟夫·马里士他（Joseph Balestier）。

### 首任美国驻新加坡领事

1837年至1852年间，马里士他出任美国驻



马里士他地形图  
(根据2026年谷歌地图绘制)

1. 陈笃生医院文物馆
2. 陈佐勉佛堂（坤堂）
3. 消失的公立实用学校
4. 坤德观音堂
5. 马里士他巴刹
6. 前陈笃生医院护理人员宿舍
7. 前南丁格尔病房
8. 梧槽大伯公庙
9. 沈厂合店屋
10. 南洋咖啡粉制造厂
11. 甜园西菓面包店
12. 黄埔小贩中心
13. 哈惹拉欣马比回教堂  
(Masjid Hajjah Rahimabi Kebun Limau)
14. 永生浸信教会
15. 邵氏马来电影摄影棚
16. 飞霞精舍
17. 关有伦 (Kwan Yow Luen) 店屋
18. 陈佐勉佛堂（乾堂）
19. 大悲安老院
20. 同德普善堂念心社
21. 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
22. 缅甸玉佛寺

新加坡领事。他的薪俸不高，需兼营船务代理，为往来船只提供补给来维持生计。他在此郊野开辟甘蔗园，一度扩展至上千英亩（约600个足球场），试图在新兴的殖民经济中分一杯羹。这种半官半商的身份，是当时殖民地社会的常态。

由于受到英国保护主义政策的冲击，马里士他最终负债累累，只好将产业转售。个人命运的起伏，映照出早期新加坡种植业的脆弱性。

马里士他的妻子玛丽亚与儿子先后在本地产世，但家族的实体痕迹仍留在这里。玛丽亚生前赠予圣安德烈座堂的“里维尔钟”，是至今在美国境外唯一的一口，成为这段跨洋足迹的见证。



玛丽亚（马里士他夫人）赠予圣安德烈座堂的“里维尔钟”

## 陈笃生医院

与马里士他同时代、甚至更为人所铭记的，则是另一类以慈善与社会服务影响后世的先驱，陈笃生便是其中一位。

陈笃生来自马六甲，新加坡开埠之初响应驻扎官法夸尔（William Farquhar）号召前来经商，后来在珍珠山创办新加坡第一所平民医院。在一个以贸易为先的殖民据点中，它象征着对基层民生最初的关怀。

20世纪初，这所医院从实龙岗路一带迁至马里士他路南面，并逐步扩建成今日的规模。扩建过程中，既有殖民地政府承担大部分建造费用，也有华商社会的积极参与，陆佑（陆佑街）捐地、黄文德（文德路）遗赠，使医院得以持续发展。公家与民间力量，构成新加坡早期公共医疗体系的基础。

## 特色战前老建筑

马里士他地区从种植园转身，住宅与人流逐渐汇聚，使原本带有乡野气息的甘蔗园地带，转变为与城市脉动紧密相连的生活空间。

随之而来的，是一批至今仍可见的老建筑，记录着不同时期的审美与社会结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20世纪初落成的晚晴园。张永福于1905年购置此别墅供母亲养老，并取李商隐诗句“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为名。后来他将别墅借予孙中山作为革命据点，使这座私人居所转化为一段跨地域政治运动的见证。几经易主后，晚晴园由华社领袖捐赠予中华总商会，今日



晚晴园由华社领袖捐赠予中华总商会，今日成为孙中山南洋纪念馆



南丁格尔病房是陈笃生医院现院址最古老的病房



沈广合店屋以中西合璧的巴洛克风格著称



百胜路的陈佐勉佛堂是个曾经让女信徒宁静清修之所



“关有伦店屋”柱身刻上锡克守卫形象，反映殖民地时代警察体系的构成

成为孙中山南洋纪念馆，承载着激荡的时代记忆。

与独立式别墅并存的，是一排排风格各异的店屋。金吉路口的沈广合店屋，以中西合璧的巴洛克风格著称，七彩花砖与石膏装饰在街角格外醒目。1920年代末，由本地建筑师关有伦（译名，Kwan Yow Luen）设计的一排店屋，则在柱身刻上锡克守卫形象，反映殖民地时代警察体系的构成。这些细节使建筑不只是居住或营商空间，也成为时代结构的外化。

惹兰陈笃生（Jalan Tan Tock Seng）的南丁格尔病房是最古老的原医院病房；相邻的白姑路和马达班路各有一排高贵雅致的战前排屋，其中马达班路13号曾经是陈笃生医院护理人员的住宿。

## 华人庙宇与斋堂

这一带的另一条脉络，则体现在宗教与社群组织之中。

早在19世纪中叶，福建劳工已在甘蔗园一带建立梧槽大伯公庙，作为信仰与社群凝聚的中心。当时大伯公庙一带属于劳明达街（Lavender Street）的部分，而劳明达街的旧称是梧槽路，因此以“梧槽”为名。庙前的古戏台由陈笃生曾孙陈武烈捐建，是今日仅存的三座独立式戏台之一。

与此相邻的坤德观音堂、飞霞精舍与大悲院，则构成内敛的女性斋堂。这里曾收容在南洋谋生的妈姐（自梳女）与独身女子，为她们提供居所与精神寄托。这些由女性维系的宗教空间，延续着另一套社会网络。

百年前创立的两座陈佐勉佛堂，甘马挽路（Jalan Kemaman）的“乾堂”专供男性移民居住，百胜路（Bassein Road）的“坤堂”则供女性入住。这栋坤堂属于岭南建筑风格，高立的围墙隔开门内门外的世界；门外是通往医院的路，庭院内则是个宁静清修之所。随着上世纪70年代最后一批住客相继离世，陈佐勉佛堂终止收容功能，由信托机构接手管理。

此外，同德善堂念心社多年来在路旁设茶亭，为路人免费提供茶水，这类日常善举，使宗教融入街坊生活。即使这项传统因冠病疫情而终止，其所承载的互助精神，仍是地方记忆的一部分。

## 缅甸玉佛寺

晚晴园毗邻的缅甸玉佛寺，是缅甸境外最为雄伟的缅甸寺庙之一。佛寺在新加坡已有百年，最初坐落于新世界一带的近打路（Kinta Road），20世纪末才迁至大人路。

20世纪初，来自缅甸曼德勒的医师U Kyaw Gaung希望在寺内供奉一尊缅甸常见的大佛像。他选中实皆山（Sagaing Hill）出产的白色大理石，于曼德勒完成雕刻高约3米、重10吨的坐佛。在“万金油大王”胡文虎的资助下，于1925年安奉于近打路旧址佛寺让信众参拜。

如今的玉佛寺以现代建筑结构为基础，同时融汇缅甸传统建筑风格：天花板与柱身上的繁复花饰展现缅甸工艺特色，二楼栏杆的造型据说仿照曼德勒古代皇宫而建。每逢周末，可见缅甸侨民三五成群地前来礼佛。

## 其他宗教与文化地标

新加坡自治期间，黄埔河畔有间回教祷告室，让附近柑橘园（kebun limau）工作的回教徒礼拜。1980年代，女慈善家哈惹拉欣马比将父亲留给她的遗产出售，将所得的款项捐赠重建，因此哈惹拉欣马比回教堂（Masjid Hajjah Rahimabi Kebun Limau）以她命名。

在马来西亚，设在店屋的基督教堂是颇常见的，永生浸信教会设于金吉路店屋，在本地则较罕见。此家庭式教会自新加坡独立之年便开始运作，见证会友家族开枝散叶，扶老携幼回到老地方来。

昔日马里士他路还有多间学校，例如广府人于二战前创办的实用学校（坤德观音堂近邻）、真光学校，以及政府开办的马里士他山学校和以博理命名的多间中小学和工教院等；亚佛路一带有分别由福建人和海南人创办的南安学校和培达学校，可见这里曾经是人口旺盛的社区。

## 不再运作的邵氏马来电影制片厂

20世纪中叶在此兴起的电影工业，注入另一种外向的文化能量。

二战后，新加坡迎来马来电影的黄金时期。邵氏马来电影公司与国泰克里斯公司在1950至60年代制作大量影片，马里士他的惹兰安拔士（Jalan Ampas）摄影棚正是邵氏的重要基地。至于国泰克里斯公司东主之一陆运涛，他的父亲就是捐地给陈笃生医院的陆佑。

马来电影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集演员、歌手与创作者于一身的比南利（P. Ramlee）。他所塑造的角色，从马六甲王朝的英雄人物汉都亚

到市井人物，既承载娱乐功能，也反映当时社会的价值观与想象。穷小子与千金小姐的爱情故事成为电影主流，在动荡年代中为观众提供关于未来的安慰与期待。比南利与莎蒂雅（Saadiyah）是银幕上的好搭档，两人合作的电影《三轮车夫》（Penarek Becha），其中一幕就是在关有伦店屋取景的。

马里士他虽有制片厂，却长期缺乏戏院、游乐场等娱乐设施，因此一度引来居民投诉，直至宝石（现在的Balestier Point）、豪华（现在的Twin Heights公寓）与总统戏院（现在的Shaw Plaza Cineplex）相继开业。

这段电影光辉并未持续太久。随着新马合并时马印对抗带来的市场萎缩，本地独立制片逐渐式微，摄影棚也归于沉寂。曾经的光影世界，最终回到日常的城市肌理之中。

## 美食荟萃的南洋记忆

今日的马里士他，仍在日常生活中延续着多重历史的痕迹。百年前落成的马里士他巴刹仍然散发着烟火气；老字号的肉骨茶、鸡饭、鱼头炉与煮炒，与新近进驻的川菜与羊肉火锅餐馆并存。南洋咖啡粉制造厂坚持现买现磨，咖啡豆来源遍及印尼、巴西、哥伦比亚、巴拿马、乌干达、新几内亚等地；甜园西菓面包店每日出炉的手工面包，使街区延续着南洋早餐的集体记忆。地方志不只停留在建筑与地名之中，也存在于炊烟与人流之间。

马里士他这个独具风情的街区，就像电影剧情，历经层次丰富的兴衰与蜕变，传统遗产的保留与现代化进程交织共生。



缅甸玉佛寺的坐佛于曼德勒完成雕刻后运到新加坡



公立实用学校于二战前由民间创办，是一所消失的华校（图源：实用学校校友）



不再运作的邵氏马来电影制片厂，墙上的“SB”代表邵氏兄弟

#### 参考文献:

- [1] Adventures at home: Let's re-discover Balestier, <https://www.asiaone.com/lifestyle/adventures-home-lets-rediscover-balestier>, accessed on 8 February 2026.
- [2] Balestier HERITAGE TRAIL, National Heritage Board 2011.
- [3] Chan Chor Min Tong,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han\\_Chor\\_Min\\_Tong](https://en.wikipedia.org/wiki/Chan_Chor_Min_Tong), accessed on 8 January 2026.
- [4] Glenn Low, “乌桥—马里士他路 (1)”, <https://lowbt.medium.com/乌桥-马里士他路-1-bd71db9a-4667>, accessed on 10 January 2026.
- [5] Glenn Low, “百年历史建筑物—马里士他路 (2)”, <https://lowbt.medium.com/百年历史建筑物-马里士他路-2-a6dd70715ba7>, accessed on 9 January 2026.
- [6] Hajjah Rahimabi Kebun Limau, <https://www.muis.gov.sg/community/mosque/mosque-directory/hajjah-rahimabi-kebum-limau/>, accessed on 5 February 2026.
- [7] Jon Lim, From artisans to architects, *The Straits Times*, 3 July 1991.
- [8] 黄友平, 《新加坡地名探索》, 八方文化 (2020), ISBN 978 981 1219 78 8.
- [9] 唐金华, “消失的华校——我在南安学校的那些年”, 《源》第136期。
- [10] 新加坡广惠肇碧山亭140周年纪念特刊 (实用学校)。

#### 题图说明:

圣迈克组屋区 (今称黄埔), 是马里士他一带最早的大型住宅区, 前方的绿地曾经是巴士总站

(作者为英国皇家造船师学会会员、自由文史工作者)

## Balestier: In the Name of a Forgotten Consul

Balestier Road has historically been one of Singapore's most lively dining streets. From traditional bak kut teh stalls to fish head steamboat and humble zi char eateries, the area offers a vibrant collection of local tastes. In recent years, a surge of Chinese restaurants, particularly those focused on Sichuan cuisine and mutton hotpot, has enhanced its culinary allure. Close by is the historic Balestier Market, built in 1922 to accommodate roaming street hawkers. Today, it stands as one of the rare remaining "rural-style" markets.

Besides cooked food, Balestier maintains the patterns of daily existence. The Lam Yeo Coffee Powder Factory continues to operate under third-generation ownership, upholding the tradition of roasting and grinding beans sourced from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Indonesia, Brazil and Colombia. Similarly, long-standing bakeries produce handmade bread daily, reinforcing shared memories of the traditional Nanyang breakfast.

In terms of its residential structure, area at the north of Balestier Road includes the early public housing estate of St. Michael's, which is now part of Whampoa. This estate is part of the broader Kallang public housing cluster. Significantly, Jalan Ma'mor continues to showcase rare HDB terrace houses, providing an insight into an unusual housing type.

Balestier's streets exhibit layers of colonial and regional history. The northern roads are often named after honorific titles such as Jalan Rajah and Jalan Datoh, while others pay tribute to early Chinese pioneers, as illustrated by Whampoa Road. These names bring to mind a time when dialect expressions such as "Tai Gin" (a respectful title for officials) were commonly used. The area formerly known as "Or Kio" (Black Bridge) got its name from a black wooden bridge that connected Ah Hood Road and Toa Payoh, and served as a stronghold for secret societies.

In contrast, the southern area has roads named after cities in Burma such as Mandalay Road and Irrawaddy Road. This reflects historical ties to Myanmar. Highlighting the district's multicultural heritage, a Teochew cemetery was formerly located between Balestier Road and Thomson Road.

The area is named after Joseph Balestier, the first American consul in Singapore, who held office in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He established a large sugarcane plantation, which he eventually sold off due to financial difficulties. The passing of his wife, Maria, and their son in Singapore marked the conclusion of his stay here. Maria is remembered for giving the "Revere Bell" to St. Andrew's Cathedral, a unique relic beyond the United States.

Tan Tock Seng Hospital, one of Singapore's oldest hospitals, relocated to this area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Founded by Tan Tock Seng, the hospital expanded with the support from prominent benefactors such as Loke Yew and Wee Boon Teck, demonstrating a blend of colonial economic priorities and public well-being.

Balestier showcases a diverse array of pre-war architectural structures. The most notable is Sun Yat Sen Nanyang Memorial Hall, previously known as Wan Qing Yuan. It later served as a base for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led by Sun Yat-sen, and currently functions as a museum honouring the contributions of overseas Chinese to China's revolution.

The district is also a home to ornate shophouses such as those found on Kim Keat Road. These showcase a fusion of Baroque and local styles featuring colourful tiles and decorative plasterwork. Others, designed by Kwan Yow Luen, feature carvings of Sikh guards, honouring the Sikhs' significant role in colonial law enforcement.

Religious and community organisations enhance Balestier's character. Temples and dining halls once offered shelter and support to migrant workers, particularly women. The Burmese Buddhist Temple remains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outside Myanmar, symbolising the cultural variety inherent in the area.

After the war, Balestier emerged as a hub for Malay film production. Studios situated along Jalan Ampas created numerous films throughout the 1950s and 1960s. Nonetheless, geopolitical tensions eventually led to the industry's downturn.

Similar to a movie, Balestier has undergone cycles of rise and transformation while representing a complex urban story. Historic shophouses coexist with modern developments, intertwining heritage retention and modernisation in this uniquely layered district.

# 《源》

## “本土文学”栏目

为进一步推动本地文学创作，《源》杂志“本土文学”栏目全年常设征稿，持续征集小说、散文与诗歌作品，鼓励创作者以文字书写本土故事。

资格：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

体裁：小说、散文、诗歌（须为未曾发表、具有本土色彩的原创作品）。

字数：小说、散文约4000字

诗歌约1200字（长诗或组诗不超过2000字）。

录用：《源》杂志编委会将秉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择优刊登。作品一经采用，稿酬从优。

声明：投稿者须符合并同意以上所有条件与规则，方可参与征稿。

欢迎广大文友踊跃投稿，以文学之笔，共同书写本土故事。

《源》杂志长期征求关于新加坡  
历史、时事、风土民俗等相关题材的稿件及图片

### — 征稿要求 —

- ★ 观点鲜明，主题突出。
- ★ 字数介于2000至4000字。
- ★ 来稿须为有本土元素的原创作品，严禁抄袭、套改、拼凑。

### — 投稿方式 —

请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文稿至《源》杂志邮箱，并在文末提供作者本人的中英文真实姓名以及联系方式，以便发放稿费 and 邮寄杂志。

### — 稿件录用 —

《源》杂志编委会将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遴选稿件。  
来稿一经刊登，稿费从优。

若想阅读更多往期精彩内容，请登录网站<https://sfcca.sg/vuan/>，或者扫描二维码

欢迎通过电邮将您的建议和意见反馈给我们

联络人：欧雅丽 电话：6354 4078 电邮：yal@sfcca.sg



# 奖学金

## SFCCA SCHOLARSHIP

每学年可获得高达1万5000新元  
Up to S\$15,000 per academic year

申请时间 Application Period

**01.04.2026 – 10.07.2026**

咨询 For Enquiries

☎ 6643 6475

✉ scholarship@sfcca.sg

🌐 <https://www.sfcca.sg/sfccascholarship>

